



殊批諭旨

田文鏡奏摺三



硃批田文鏡奏摺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河南巡撫田文鏡謹

奏為據實奏明仰祈

聖鑒事竊查汝寧府知府張玠於未到任時即蒙

聖明洞鑒其人心術平常資難用

命臣留心試用自到任之後臣隨時刻留心細加察訪

見其辦事明白操守亦尚廉潔業經臣於雍正三

年正月二十四日繕摺

奏明不意近日浮而不實漸加放縱

革知州李廷基橫行勒索派該府非惟不能禁飭且

親至確山縣反爲勸諭紳衿令其幫助確山縣知
縣張邦憲瞻徇情面并聽知府指揮膽將南汝道
陳世倅所發禁止告示匿不張掛從中勸諭紳衿
派幫廷基又有息縣知縣邵言綸固始縣知縣汪
命誠陳州知州蔡維翰或任櫃書銀匠朦官作弊重
聖恩等收糧或向鹽商借貸致用十四兩小秤發賣食
聖恩鹽或怠惰偷安竝不清查保甲盜案纍纍亦不比
表緝以上各官竝皆劣蹟昭著勢難一日姑容臣伏
查前叅信陽州知州黃振國一案荷蒙田文鏡
皇上硃批諭旨格外獎賞臣跪讀之下固已受

寵若驚及讀至戒臣過於深刻之

聖諭臣益加悚惕不覺涕泗交流竊思臣受

皇上天恩至深至渥今於

恩寵倍加之時復寓以諄諄訓誡之

聖意無微不至無慮不周臣敢不鏤心刻骨仰體恪遵

皇奏但似此劣員臣久已訪聞誠恐未確又復細加察

聖鑒訪事事確實有憑有證復據司道等官揭報到臣

奏臣若不亟爲糾叅不特諸臣辜負

弘慈臣亦自干欺隱之罪況各員劣蹟已著不便稍爲

姑容致使人人效尤無復顧忌臣惟有據實入

告竝不敢故爲深刻也除將各員繕疏部內詳實人
臣題系外理合繕摺奏請各員各道日著不更餘爲
奏明伏乞 聖鑒謹事

聖鑒謹事專郵實有恐不盡對難臣敢等官歸時擬
奏明伏乞 聖鑒謹事

各員果如此不法豈可一日姑容理應糾叅者但近日
以來每聞人論爾有任性尚氣之疵當深自省察切以
爲戒

同日又
奏爲仰懇 聖恩

聖恩擢補賢員以收得人之效事竊查糧道沈廷正已

皇天恩補授河南按察使所遺糧道員缺關係通省

皇上漕糧驛傳鹽務且兼管開歸河三府陳許禹鄭陝
聖牛五州地方極爲緊要

皇上明竝日月無微不照內外大小臣工久在 聖
聖明洞鑒之中糧道員缺自必補放得人協臣料理臣

聖備亦何敢冒昧更稟

奏請自干罪譴然臣至點犬馬報 聖
主之誠時縈寤寐實有不能自己者臣查有開封府知

主之府孫蘭芬才具優長操守廉潔抑且奮自勉勵力
奏圖報效不敢稍懈至前蒙
聖諭性急之處亟復凜遵

諭旨時刻教導彼亦自知悛改日漸舒徐又衛輝府知
皇上府張建德老成練達才守兼優以上二員足勝糧
道之任倘蒙

皇上天恩於二員之內兼管開歸西三府刺指禹懷州
簡補一員不特該員感激涕零且該員補關紉賊皆
聖恩益思奮勉而臣亦得收臂指之效矣再查開封府
聖恩一缺係通省表率之首政務殷繁員缺最為緊要

聖鑒而衛輝府台缺又係南北通衢每年復有協辦漕
天恩糧之責必須能員料理方免遲誤臣查據鄭州知
表州高文愷辦事明敏纖毫無染民情悅服聲名甚
優倘蒙

聖主弘慈卽以高文愷陞補府缺該員自必益加努力
日肯共報
聖恩至高文愷所遺員缺係臨河州縣容臣遴選熟諳
員勤能員遵例另疏

皇題請補授似此轉移間而地方均得其人矣臣爲
竊慮吏治民生起見不揣愚昧冒瀆

力料理一切雇夫覓船建壩蓄水不分此疆彼界
俱各一律奉行毫無推諉之弊至於築壩地方所
需料物存有糧驛道暨開封府衙門應得鹽規情
願歸公銀兩分發各屬照依時價公平採買遇有
淺阻之處需用剝船亦係發給現銀雇覓應用均
無虧短缺少貽累小民臣查濬滑內黃三縣百姓
較之往年竟不知有漕運之累黃童白叟莫不以
手加額感頌
皇仁歡呼之聲遍於四野茲復據押運等官報稱各幫
糧船已於本年正月十七日盡出豫境且自今歲

起運以來河伯著靈水勢增長自三四尺起至五
六尺不等船重者只須量行起剝船輕者便可暢
行無阻似此

天人交格輪輓迅速實係從來未有之事此皆仰蒙我
皇上動悉利弊籌畫盡善之所致也所有官民踴躍至

情暨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
聖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同日又

據奏漕船已出豫境然總俟抵通之日方可定其輓輸

遲速也朕意此項漕糧將來終歸至小灘開兌而後安

奏同日又

聖奏爲據實再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豫省漕糧每年額該買運米一十五萬一
千三百八十三石零內除中牟等縣沙壓灘地豁
皇上免漕米一千六百八十三石零實應採買米一十
八萬九千六百九十九石零每石部定價銀六錢
五分共價銀九萬七千三百四兩零臣前因道口
等處米價甚昂不惟艱於採買有誤冬兌且恐再
買一十四萬餘石之米小民勢必乏食是以與糧

道沈廷正再三斟酌只得一時權宜將彰衛二府
所屬存倉穀石暫爲碾米起運業經臣於雍正三
年十二月初七日繕摺買不呈覽一

奏明茲查據彰德府所存倉穀內動穀八萬石每石

碾米六斗五升共碾米五萬二千石每穀一石價

銀三錢五分共給貯價銀二萬八千兩衛輝府所

屬存倉穀內動穀六萬九千七百七石每石碾米

六斗五升共碾米四萬四千九百石五升每穀一

石價銀三錢五分共給貯價銀二萬四千二百七

十六兩零又據糧道沈廷正在衛輝等處採買米

一萬一千七百七十石每石價銀七錢一分六釐零共
價銀七千二百八十九兩零又在道口等處沿河
水次採買米四萬二千六百二十九石零每石價
銀八錢八分七釐零共價銀三萬七千八百三十
八兩零以上共用過價銀九萬七千三百五兩零
合之原額徵收米價竝無賠墊至於暫貯各州縣
奏庫穀價銀兩如價值平減之處臣已檄令該地方
官作速買穀還倉卽或買不足數一俟麥秋暫買
小麥存貯再俟秋收易穀還倉庶漕糧積貯均無
貽誤矣所有採買漕糧并冒昧暫動倉穀細數合

奏再繕摺具

奏仰祈

聖鑒謹

爾之前奏已發部議矣

奏同日又

聞奏爲恭報瑞雪以慰

聖懷事竊據開封等八府所屬暨汝鄭等七州并所屬
各州縣報稱於雍正四年正月初二初三初十
三等日同雲密布瑞雲繽紛自五六寸起至七八

寸不等地土潤澤麥根深固將見豐年預兆大有
可書涇職任封圻幸逢嘉會不勝歡欣抃舞之至
聖對所有豫省得雪日期理合繕摺奏卷十伏祈
睿鑒謹日又

據奏新正瑞雪通省普被但朕聞河北三府雨雪尚欠
霑足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據實奏明仰祈

聖鑒事伏念臣至愚極陋仰沐皇恩昇以巡撫重任夙夜冰兢實無事敢於苟
且至於叅劾屬員益自矢公矢慎必至不得不叅
不敢不叅之時方敢據實入對武或五轉轉匪臣
告如前任信陽州知州黃振國狂悖貪劣經臣糾叅奉
旨審明解部關係匪輕於本年正月二十四日解至省
城聽候審解暫羈祥符縣監內緣黃振國於解省
之時行至西平縣地方偶被車翻碾壞左手皮破
筋傷於進監之時尚流血水每日延醫調治禁卒
李玉見其左手帶傷即告知刑房王文輔隨寫報

呈呈報祥符縣知縣俞汝翼該縣詳報到臣臣卽批按察司撥醫加意調治務痊審解在案不謂黃振國之孫黃忠衡先因赴按察司呈保伊祖出監未准機乘該縣文內有血流不止飲食不進字樣旨審輒赴按察司呈控刑書捏報重傷意在恣其凌虐告成似有使令以輕報重致死滅口之情竟令承審各官均罹不白之冤當據按察使沈廷正轉報到臣隨批令該司飛提祥符縣暨刑書禁卒醫生嚴審皇上明確併取捏報職名去後茲據兩司審明黃振國望帶傷入監是實而刑書混寫血流不止飲食不進

字樣該縣不親加查驗冒昧率轉亦屬情確開具職名請叅到臣除將祥符縣俞汝翼繕疏

題叅外臣思報呈內字句駭人該縣不察竟爾率轉奏雖屬一時疎忽然黃振國係奉

旨審明之日解京重犯與尋常事件不同似此溺職之望鑒員若不亟爲糾叅非惟不足以折黃振國之心而望鑒承審各官亦不能洗其致死滅口之迹臣亦幾無望奏以自白矣伏乞

皇上俯鑒其中委曲出於無可如何之勢竝非臣敢於皇上任性過刻致負我

皇上諄諄垂誠之負

聖意也理合繕摺據實伏懇可收何之楚並非引煩

奏明仰祈

聖鑒至聖所參黃振國一案業經審明現在繕疏具

題起解赴部合併奏

聞謹用之日

奏

朕幾曾命爾將應參者勿參耶此奏大奇察

同日又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查

聖鑒事竊臣家人齎回臣恭謝

天恩竝報各幫糧船盡出豫境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據奏漕船已出豫境然總俟抵通之日方可

聖定其輓輸遲速也朕意此項漕糧將來終歸至小灘

皇開兌而後妥欽此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至

伏奏自干罪譴然

皇正高厚隆恩非比尋常若明知其中利弊故為緘默

伏至重罪益不容誅矣茲

受兌自明季移於直隸大名府屬之元城縣小灘

鎮康熙三十五年
前撫臣李輝祖題請改復業蒙
俞允至康熙三十七年運丁張文安等叩
閩部議仍改小灘後撫臣李國亮又請改復奉
旨允行迄今二十餘年不復更改者總因小灘之不如衛
皇上郡已經歷試而權其輕重也所以臣前奉
皇上有河南糧艘可否由漳河挽運之

聖諭臣遵卽細加察訪若移水次於小灘每於交兌之
時運米就船既苦轉輸之不易攜銀就買又遭牙
天恩戶之居奇且該地方百姓均係回教臣聞豫民運
望糧至彼卽坐歇樹下亦需鋪地錢數十文其餘勒

索益自可想而知是以臣不敢冒昧請改而仍循
舊例具

題者也至於衛郡至小灘內有水淺卽艱於輓運之
處惟濬縣所屬之屯子馬頭至老鶴嘴一十八里
皇上然每年淺阻皆由地方各官視爲隔省之事遂致
貪黷互相推諉遲延貽誤今蒙

皇上天恩特將濬滑內黃三縣改歸豫省管轄所以今
歲起運雍正三年漕糧自受兌開行不及一月已
盡出豫境若夫抵通之遲早自出豫境之後惟在
直隸山東沿途地方文武各官照例催趲前進押

運官弁以及旗丁水手不致到處逗遛便可迅速
抵通則又非關衛輝與小灘受兌之故也臣不揣
冒昧據實覆陳
皇奏竝不敢故為堅執妄瀆
宸嚴伏乞
皇上俯賜鑒宥臣不勝悚惶兢惕之至謹
奏
但須有濟於事何在多言況早經降旨下部矣無庸此
番瀆奏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河南巡撫田文鏡謹

聖鑒事竊查伏查豫省所屬地方自雍正四年正月初
一日起至三月十日止所得雨雪日期業經

奏明茲復據各屬報稱於本年二月二十一等日各

得時雨
所屬自入三月以來惟南陽汝寧
縣於本年三月初三初四等日復得時雨四五寸
起至六七寸不等四野霑足其餘各屬低窪地畝
雖尚多滋潤而高阜之處稍覺乾旱

行各屬查有未得雨澤地方貴體竭誠祈禱外臣
於本年三月初五日前赴彰德府會同學士何國
宗等覆勘河源於三月廿四廿五廿六等日經過
地方得雨三三寸不等然親見地土均未霑足
所有正麥待雨情形理合繕摺謹呈
奏聞

今歲雨澤朕觀天時景象只恐過多耳弗憂不足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聖鑒事竊查彰衛懷慶府所屬各道河源據

欽差學士何國宗等業俱勘畢同副河臣嵇曾筠至省
聖安與臣會議欲將彰衛等府所屬百泉等水分別改
造通流濟運臣聽其講說似與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故隨即畫題不謂何國宗等前
皇上赴臨清去後臣准咨委員分往百泉等處勘估工
奏料沿河士民始知議定開挖改造河道無不驚恐
欽差紛紛陳說利害當據地方各官轉稟到臣後承委
奏勘估工料之候補知府楊守知等旋省臣復細問
情由與各屬所稟無異臣隨令楊守知等親赴臨
清何國宗寓所分析回明以便改題嗣據楊守知

等回豫稟稱何國宗等仍照原議未肯更改臣隨
詳悉具札致意與何國宗未敢冒昧具奏
奏茲臣接准部咨知何國宗等即將臣書內情節繕
摺具奏請旨
奏荷蒙 皇上天恩俯允九卿議覆令臣等再行確勘虛衷秉公
妥議臣於雍正四年三月初五日自省赴彰德府
跪請 聖安何國宗等即將勘河之事轉傳
諭旨務須公同虛衷妥議期於運道民生兩有裨益毋

皇得各執己見竝宜諭地方官民各宜仰體
皇上重漕愛民至意不可以私意阻撓等因欽此欽遵
聖恩臣敬將
上諭隨處傳集官民逐字宣讀廣布

皇仁并令地方各官恭繕出示徧為曉諭當據沿河士
皇土民俱各稟稱從前

欽差來勘之時竝未傳集我等曉諭亦未明說作何更
改我等實未與知及委員來估工料我等始知定
議但洹河百泉如照依前議改造雖有分水之名
實無涓滴可灌地畝至於小丹河水勢每年伏秋

極爲汹涌今斗門止寬一丈零四寸尚被水淹查
康熙五十五年六月內山水漲發由斗門閘直至
清化鎮西門勢甚迅猛今若再爲加寬民命田廬
幾差恐難保護今蒙勅集衆籌議亦未便鑄計回更
皇上天恩特傳諭旨
諭旨軫念民等
欽差覆勘斟酌料理我等不啻再生

聖恩浩蕩感激靡涯臣見士民莫不以手加額歡呼之
皇上聲徧於四野此誠我
皇上念切痼瘼周詳指示之所致也茲臣會同查勘安

陽縣屬之洹河自善應山發源流至高平村河上
有自東往西石橋一座內除東西兩頭無水橋空
外餘計四十三空現在流水量長三十三丈河面
約寬一百餘丈橋之東北一百四十丈緊靠東崖
建有進水灌田石閘一座口寬一丈河灘上有順
水斜向西南石壩一道共長四十丈內沙淤三十
丈出土微高者止二十丈並非攔河築壩截水斷
流臣再查現今河水通流濟運田高水低竝無涓
滴入閘每年農民當需水灌田之時於橋東第一
洞起至第十洞止沿河東邊壘石引水八分之盡

已足灌溉餘俱暢流濟運若通行過入地畝已盡
爲巨浸此前議拆去石壩另築挑水壩座實於漕
運無益徒費錢糧母容議改者也臣復與何國宗
等細爲查勘如民間需水之時東岸仍照舊給民
橋空十洞聽民順河壘砌石子引水灌田西岸橋
空三十三洞疏濬深通俱歸運道實屬官民兩便
臣再查輝縣百泉之南兩旁各有石堰一道開有
小口稱爲仁義禮智信五閘各閘之旁皆有還河
閉住閘口泉水卽從還河而入民間借水灌田之
後餘水復由還河而歸入大河仍濟漕運前議於

池南建石壩一道開三口門分爲三渠官渠口門
寬一丈六尺民渠口門共寬八尺渠內仍照舊各
建五閘分灌民田但臣查水勢就下官渠居中口
面寬至一丈六尺中泓寬深勢必建瓴直瀉兩旁
民渠西渠口面僅寬三尺六寸東渠口面僅寬四
丈尺四寸且仁字第一閘逼近分水之口非惟不能
遏水使高灌入民田并恐一經閘住官渠洩瀉勢
急又必去而復回是仁字第一閘已萬難灌溉何況
以下之田今議將民渠兩處水口共再加寬三尺
仁義閘座從分水渠口下移聽民自便臣見地勢

漸低便可引水灌溉其舊有之五閘竝皆堵塞舊
堰之內各另築石堰一道使官渠之水不能旁洩
俱通流入衛於漕運大有裨益臣遵卽會同何國
宗等合詞具入况田共悉一縣聞封官粟更爲饑
奏在案惟是河內縣所屬之小丹河臣詳勘地勢細
察民情其進水石斗門有斷不宜加寬者然欲與
運道民生兩有裨益總不如將小丹河之水盡入
衛河以濟運道而小丹河內東西民地查有秦董
二渠現在均可量爲加寬分水灌溉不特上與漕
運更有裨益抑且永無後患民情俱各心安乃臣

與何國宗等虛衷秉公再三婉商惟副總河臣嵇
曾筠亦深以爲然而何國宗堅執前議臣等因復
會同屢次確勘據清化一鎮竝各村莊士民每日
不下數百餘人紛紛稟說利害不謂何國宗竟置
若罔聞動輒怒形於色反加以阻撓二字查究姓
名緘民之口以致士民盡皆股栗伏地哀懇似與
虛衷妥議之不見人丁又向臣請對百姓始知不
聖諭未協而疏內箇人出來始知想諒是此輩土昏
奏稱竝無異詞實非百姓果無異詞也然臣等仰體
聖懷竝不敢與何國宗彼此齟齬惟有從旁委曲勸解

聖訓且即如臣等所議尚有何事未當何事不如前議
奏在何國宗亦不能指出惟口稱若不照依前議
皇上差我們這幾箇人出來做什麼就是九卿班上看
了我們也竟不是人了又向臣說據百姓說改不
得就依了他難道我們倒跟不上百姓等語臣思
運道民生均關孰然可又賦以國計二字查我
國計如果前議事屬可行即或民情多不樂從臣等
亦焉敢復有異議其如一經更改當伏秋山水漲
發竝非人力所能操縱民命田廬實有可虞現據
士民驚恐呼籲臣只得另議同副河臣嵇曾筠合

聖訓詞與何國宗等一併彙疏具
奏總之聖蒙兩日
皇上特達之知昇以封疆重任復蒙

聖諭諄切訓誡臣惟有悉心籌畫以圖萬全竝不敢偏
凡人自以為是之處即屬偏執也何云不敢偏執至於
不避嫌怨不務虛名八字在朕許爾則可若公然居之
國帑作此無甚裨益隱伏利害并致民情驚恐之事
不疑必受此八字之病且爾此意正為避嫌怨務虛名
而發乃自不覺而猶喋喋瀆陳耶
聖明洞鑒無庸再為瀆

聞奏者也緣欽奉

上諭虛衷妥議事理謹將詳細確勘并另議情形繕摺

上備據實奏請專駐藪澤精時節其民藉計汙辭既
聞伏乞 聖鑒謹奏

睿鑒謹奏

奏至 伏乞 聖鑒

何國宗等數人非朕傾心任用者不過使其查勘耳豈
卽以其言為準爾等第各抒所見秉公籌議朕自有審
擇兩端取中之道計自悉心籌畫以圖萬全並不煩
皇上同日又朕異以佳釁重到更業

奏為恭報晴雨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照豫省所屬地方自入二月以來惟南陽汝

奏寧二府所屬各州縣得雨霑足其餘各屬自本年

三月初二日起至十六日止所得雨澤業經臣繕

聖對摺詳查各省州縣得雨日期

奏明茲查據開封府屬之蘭陽等縣懷慶府屬之河

內等縣於三月十九日二十日復得時雨一二寸

不等又查據附省各州縣於三月二十六日又得

細雨雨澤寸許雖四野均未霑足而麥苗得此微雨可

專事以滋長除各屬有無得雨容俟報到另摺具

奏外臣現在設壇率領各官竭誠祈禱并通行各屬

聞藪一體誠求所有豫省復得微雨日期理合繕摺奏

聞謹一覽始末凡有疑省吏治多有譏爾諱飾災眚但遇州
縣據實詳報者即欲加以叅劾云云果若此豈為民上
之道萬萬不可切戒切戒

雍正四年四月初二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雨澤分寸暨桃汛水勢平穩情形以慰

聖懷事竊查豫省所屬地方自入三月以來所得雨澤

業經臣節次繕摺

奏明茲再續據各屬報稱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各

得時雨自二三寸起至五六寸及霑足不等又據

聖對省城暨附省各州縣報稱於本年三月三十日復

奏得時雨二三寸不等從此麥苗滋長豐稔可必除

離省路遠各屬同日有無得雨一俟報到臣再另

摺具

奏外所有豫省復得雨澤分寸理合繕摺奏

聞再臣伏查豫省黃河水勢今歲自入桃汛以來至三

月十五日止共長水自一尺起至二尺四五寸不

等除長落相抵外現今竝無長落一切工程堤岸

俱各平穩此皆仰賴我

桃汛雖過伏秋尚未屆期且宜敬慎以待何得如此大
皇弘福齊天至誠感孚之所致也臣職任封疆不勝
言誇歡欣踴躍之至所有汛水平穩情形合併具

奏仰祈 正日共具水自一尺或至二尺四五七不

聖鑒謹 為查新省黃河木楚今為自入州以來至三

奏 伏祈新省吏部雨霽合七聖合辭辭奏

近日以來畿內雨水過多朕心甚為憂虞

雍正四年四月初十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

奏為恭報雨澤霑足情形以慰 苗稼并豐餘何必創

聖懷事竊臣伏查豫省所屬地方近據各屬陸續報稱

自雍正四年三月三十日起至四月初十日止連

日同雲密布甘霖大沛高野地畝並皆十分透足
二麥可必豐收秋禾足滋茂植黃童白叟莫不歡
呼踴躍感頌

皇仁此誠仰賴我 皇此等俗談何必屢書於奏牘
皇上弘福齊天恩膏普被之所致也臣職任封疆不勝

歡欣抃舞之至所有豫省得雨霑足三麥暢茂情

聞形理合繕摺奏 聞謹 其亦甚恭辭上

奏 新辦田文鏡批書翰閣計用僉亦費否臣置

覽豫省霑足情形朕懷深慰直隸地方未免雨澤過多

於二麥尚屬無妨秋禾則甚有礙朕所以憂虞莫釋也
奏 豫撫田文鏡性情僻闇信用僉邪賢否倒置謹
聞 擇其尤甚者恭摺上

聞若上蔡知縣張球本屬市井無賴因將烏姓幕賓
薦於巡撫衙門藉此招搖恐嚇同官撫臣信爲
皇上心腹委署光州勒借息縣知縣邵言綸銀千
皇口北兩邵令止給五百兩未滿所欲卽揭叅邵令日
耽詩酒一任櫃書重等查邵令竝無詩酒之事
所追重等係市中所用竝非櫃等又因查固始
日縣倉穀勒索知縣汪誠餽送不遂卽指汪令與

鹽店換錢買穀一事誣爲借錢縱商小秤鹽商
送張球銀八百兩求免掛叅後田文鏡附叅商
名張球始吐原銀查汪令實係換錢竝非借錢
所追小秤係歷年舊秤竝非因借錢減小聞汪
誠居官才守兼優而撫臣信誣叅革賢否倒置
莫甚於此懇乞
皇上密敕撫臣將張球拏問將汪誠昭雪則公道彰
而人心勸矣謹

奏
雍正四年四月初五日

有人具此五奏發來汝看汝之居心不肯負恩欺朕原可確信不疑至若汝之屬員負汝欺汝與否則未可定也蓋用人最不宜護短聽言尤不宜偏信如上蔡令張球覽此叅摺更訪之他處似一僉邪劣員汝或被其簧鼓不自覺知耳今當加意體察據實奏覆朕往往見清正大臣於妻子家人屬員親友間或牽於溺愛受譖愬而無疑或比於私誼被愚弄而不寤致冒不明之譏因招敗檢之累者不可枚舉不寧惟是卽年羹堯從前朕亦何嘗不被所誑惑一旦覺悟卽宜果決切勿執迷以求文飾自謂我何得有錯云云橫此偏見於胸中則其

害至不可勝言矣況又非親非友何故以清潔一身甘被其汚而受衆人之謗耶爾等當取法乎朕虛公省察務別真偽倘誤信十一匪人所繫實非淺鮮朕操生殺予奪之柄利害榮辱可判於目前而臣工之是非邪正兼關其垂秋後世名節尚不能得奉公持正致身爲國者幾人爾等之屬官下吏中豈易邂逅一心一德同休共戚老儻乃魚目混珠燕石擬玉以自蔽其聰明何哉朕此論發前人所未發爾等封疆大吏膺激揚舉錯之責當觸目警心以爲終身誦誌之勉之十二夫可信者非人而何故語云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

其行不可信者非人而何故續云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此持衡稍不均平則失之毫釐謬以千里難言知人用人之道矣

共濟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遵

旨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齋摺家人回豫恭捧

皇上硃批奏摺一扣欽奉

諭旨到臣臣跪讀之下不勝悚慄憂懼乃蒙

皇上天恩不卽嚴加治罪

特將原摺對讀之本對與摺內只謂具各受漢州地

賜臣細閱復荷委署於今又委署刺地籍革團練如

聖慈於萬幾之暇親灑聖明賦其人本具難容存且

宸翰發垂古帝王所未發之奧義竝密授經以用人之

聖諭祕密大事以取數人林身動靜自無不

旨多方訓誡諄切提撕臣何人斯而仰塵煇而日至於

天心士至於此不禁愈思愈感愈感愈泣數日之內聲

淚俱無涯惟有終身頂誦時刻警心以仰副我

皇上生成之隆恩於萬一耳茲臣伏查奏各款遵卽

皇上秉公密察謹逐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臣兩任布政使原無幕友嗣蒙

皇上天恩畀臣巡撫重任政務殷繁必得素人檢查簿

書因有浙江人烏思道係臣素所認識聞伊覓食

天心上蔡臣隨延至臣署實非張球所薦且臣所延之

旨委烏思道不過令其查對文移核算錢穀而已至於

旨據機密大事以及進退人材俱係臣親自裁決不但

氣餽不與之參酌竝不令其與聞查臣蔡縣知縣張球

聖慈臣自到布政使任時卽知其人才具操守均有足

顯臣取前經臣委署光州今又委署陳州詳革陋弊政

務聲俱優訪之本任與署任內民情俱各愛戴似此

賢員通省不過數人臣爲國事起見不敢

國家用人起見所以屢次請旨

皇奏請竝不敢阿私所好顛倒是非如果張球畧有招

搖恐嚇之事誠如

聖諭又非親非友何苦甘被其污自虧名節卽係臣之

至親嫡眷臣亦不敢少徇私情不加參劾今臣密

訪張球實無藉此招搖恐嚇同官之事其前向邵

言綸借銀五百兩臣於糾參邵言綸之時卽訪知

奏此事適值張球因公在省面加詰訊據張球稟稱

題從前與邵令同寅相好暫爲通融已經還清因而

皇上未經參處臣亦不敢不據實覆爛日弊數青因而
奏又查息縣知縣邵言綸不特日耽詩酒抑且止知
課孫一切吏治竝皆廢弛固始縣知縣汪誠臣訪
知到任三日卽乘小轎親拜鹽商借貸銀兩地方
一切陋弊竝不革除實非有才有守之員況邵言
望綸綸汪誠俱係臣親自訪聞臣因重等小秤未獲恐
無憑據密飭南汝道陳世倅親詣該縣督同署光
奏州上蔡縣知縣張球先行查審追出重等小秤竝
因借錢小摺經南汝道取有確供詳覆事皆確鑿而
陳世倅張球始行補揭如謂張球因索借不遂捏

款妄揭卽不應在臣訪實行查之後矣臣賦性雖
愚尚不至毫無覺察況蒙

皇上隆恩任大責重凡事慎之又慎詳之又詳豈敢任
人指使依樣葫蘆再查鹽商求免掛叅許送張球
銀八百兩臣細加察訪實屬風影無憑鹽商姓名
皆臣先訪得實張球安能摘除但臣細閱摺內指
斥張球爲市井無賴此人必係進士出身邵言綸
汪誠俱係己丑進士或與此人同年亦未可知再
查邵言綸汪誠經臣於本年正月二十一日

題叅果有冤抑此人何不蚤爲摺

奏而必於本年四月內乘叅革信陽州知州黃振國
解京質審之時具

奏而黃振國亦係己丑進士明則與邵言綸汪誠辨
寃暗則欲擾亂黃振國審案故施其烘雲托日之
技以見臣所叅各官俱不足憑我

皇上明竝日月無微不照而此人尚敢肆其姦狡巧爲
攻擊自難逃於

聖明洞鑒之中但屢蒙

皇上特頒諭旨解散朋黨諄切垂誠至再至三若瞻顧
同年徇私捏

日奏竝非出於至公實皆由於私黨伏祈

皇上詳察臣思我

皇上求賢若渴賞善懲姦況今捐例已停將來科甲自
多若此懷私挾詐朋比爲姦則嗣後科甲之員萬
一貪污苟且督撫諸臣斷不敢再爲

題叅矣至上蔡縣知縣張球可否容臣繕疏

題叅解任以與邵言綸汪誠竝黃振國俞汝翼各案

聖鑒伏乞

皇上特簡廉明公正大臣來豫一竝審明庶邪正不致
皇上混淆而臣心亦得以自白矣緣欽奉

皇上密諭事理合將虛衷秉公體察情形據實覆
皇奏仰祈 聖鑒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謹

奏
朕念汝秉性直慤恐過於信人致被姦偽之徒所惑耳
今據奏陳邵言綸汪誠等事皆確鑿可憑前言悉出悠
悠讒譖之口誠如是張球亦何罪之有自無庸列之彈
章也竝據乞請欽差來豫審明各案以辨別邪正兼白
汝心必令水落石出涇渭判然庶幾造言捏奏亂朕耳
目之輩知所警惕此意亦是但身為大臣凡事須公聽

並觀不可絲毫袒護倘此案情節不無疑竇則外間物
議亦非無因恐將來敗露汝之聲名所係猶小而朕用
人當否攸關甚巨汝宜再思若斷然不疑卽行具奏朕
當遣大臣來豫審明也

皇上同日又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奏恭報晴雨一摺欽蒙
硃批諭旨到臣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涕零慚悚無地伏
奏念臣蒙
皇上天恩至深至重凡有關於民生休戚之事無不據

皇上實具至采至重臣亦關於另主林奴之事無不
奏況地方被災關係綦重非惟不敢隱匿實係不能
和世隱匿之事設或黎民阻飢隱而不報漸則無此
望奏小則流離失所散走四方大則相聚為匪莫可究
奏詰且豫省逼近京畿

皇上明竝日月無微不照而往來

欽差又復絡繹不絕一經上

聞不特有干

國法抑且實招民怨臣雖至愚豈竟不知利害而甘
並心自陷也茲臣復加細查於雍正三年四月內當

二麥告登之時臣因春間雨水稀少誠恐各屬隱
匿災傷或捏詞混報隨密委賢員分路確查并飭
各該府州據實查報去後惟禹州屬之密縣沙土
高地實止三四分收成其餘低窪地畝俱有五六
分收成而知縣莊欲妄邀民譽捏稟所屬地方
二麥竝無顆粒臣恐前委之員查報不實以致窮
簷疾苦無可控告隨另委把總徐瑤密赴該縣四
鄉逐一確查復差心腹尾隨其後嗣據所報收成
分數與臣前查無異臣思隱匿災傷固干嚴處而
人言噴噴故有前諭今據奏覆情形較如列眉朕懷無
捏災妄報定例亦甚昭然本應即將捏稟之莊欲

留疑矣
繕疏

題叅又因其係一忠厚書生尚未具文詳報情有可
原隨即面加嚴飭而莊歆亦自知虛妄俯首認過
今蒙

聖恩垂誠臣亦不敢不將此事據實覆

奏又臣覆

奏會勘水利一摺臣實愚昧無知一時誤書不避嫌
怨不務虛名等字又蒙

皇上天恩多方訓誡臣惟有恪遵

聖諭直抒所見秉公籌議仍痛自刻責力改前非至於

朕年來常如是修省也

地方或偶遇水旱遵當加意修省時刻凜惕以仰

聖副

皇上諄諄垂誠之

聖意於靡盡耳又臣具奏恭報雨澤暨桃汛水勢一摺

臣伏讀

聖諭仰見我

皇上睿慮深遠敬慎圖維既履保赤之懷復抱如傷之

念臣職任封疆敢不竭誠仰體敬謹預防至於黃

好

河水勢日今俱已歸槽臣前報黃河雷雨激噴
奏被水貧民亦現在詳察賑恤不致失所再臣伏查

豫省所屬地方自四月初十日起至十七日止天氣晴明於十八日酉戌二時雖復降雷雨旋即晴霽二麥盡皆秀實秋禾雜糧業已布種發生俱各十分茂盛大有可期士農工賈莫不歡呼踴躍咸頌
直省二麥之豐殊屬罕觀今歲誠可慶幸
皇仁臣伏思我
皇上至誠所感自必上契

天心近京地方諒已晴霽不致上厪

聖懷也所有微臣感激悔過私忱理合繕摺覆

奏仰祈

睿鑒謹

奏

覽

雍正四年五月十五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查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查豫省沿河十四州縣大堤以內灘地被水

情形業經臣繕摺奏請

奏明內除滎澤縣查明竝未被水無庸賑濟外其餘

各屬被水輕重不等而大堤以外所種二麥十分

皇上豐稔且又蒙

皇上隆恩特發帑金將沿河州縣南北兩岸大堤增卑培薄現在興工僭築凡年力精壯之人俱可赴工
力作覓取工價餬口臣前令布政司動撥雍正三年耗羨銀三千兩遴委幹員協同該地方官查明
大口照依穀價每名給穀二斗折銀八分小口每
名給穀一斗折銀四分內有老弱實在不能傭工
之貧民著再量爲加賑去後今據各委員報稱查
明大口窮民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二口小口窮民
六千九百九十一口遵照分別散賑訖共計動賑
過銀一千四百一十六兩零餘銀仍繳還司庫歸

款外現今乏食貧民均沾實惠俱各得所竝無一
夫稍有未獲但臣伏查堤內地畝原屬河灘最爲
望鑿窪下惟秋間高糧不虞水淹至於所種二麥若春
間雨少收割之後河水始長可以加倍豐收如尚
未收割一遇水發卽被淹沒此亦地處河濱每年
伏秋勢所不免況所納錢糧較之堤外地畝科則
亦甚減少而有糧灘地合通省計之亦不足百分
之一所以歷任撫臣卽遇水淹之時不特不敢
題報災傷抑且從未賑恤撫藩衙門竝無蠲免緩徵
成案今若一經冒昧具奏

題將來小民以此爲例畧被水患卽執詞呼籲期望
題請臣愚以爲被水百姓旣經賑恤較之從前已逾
格外卽或成災亦止應密飭各州縣將新舊錢糧
或暫緩時日酌量催徵似不便恭疏
題報以致小民無厭之求也所有查明被水窮民大
小口數暨賑過銀兩數目理合繕摺覆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朕但令不隱災耳未令報不應報之災也何用瀆陳如

許繁文

同日又

奏爲恭報二麥收成分數以慰

聖懷事竊查豫省今歲二麥總由四月內甘霖普降遂
使麥穗秀實竝皆豐收現今通省二麥俱已登場
茲據開封彰德衛輝懷慶四府所屬各州縣報稱
沙土地畝并工本缺乏人力不齊之地亦有六七
分收成至力勤而地畝好者足有九分收成又據
歸德河南南陽汝寧四府所屬暨汝鄭陳許禹光
陝七州并所屬各州縣報稱收成自八九分起至

十分不等臣復詢之老農皆云十餘年內未有如
今歲之豐稔每年四月內亦未有如此透雨所收
麥粒亦未有如此肥碩日來新麥入市糧價皆已
平減老幼歡欣遐邇胥慶臣前蒙
皇上硃批諭旨此等俗談何必屢書於奏牘欽此欽遵
然臣伏思雨暘時若年登大有實賴
皇上一人有慶臣職任封疆欣逢嘉會不勝歡忭踴躍
聞謹
奏

朕為豫民喜兼亦為汝慶幸也切毋高興肆志更宜加
敬加慎以仰承

天貺勉之

雍正四年五月十九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聖恩浩蕩圖報愈難謹瀝丹誠仰祈

睿鑒事竊臣齋摺家人回豫恭捧臣前奏遵

旨據實覆奏一事欽奉

硃批諭旨到臣隨反復跪誦不勝鏤心刻骨血淚凝

皇土膺伏念臣自愧庸愚仰蒙

皇上天恩畀以封疆重寄任事以來毫無寸長報效乃
聖懷臣每自思維無適而可不謂疊荷

聖恩有加無已既矜全於格外復

教導以多方臣何人斯而仰沐

恩慈一至於此惟有夙夜匪懈愈竭公忠以仰報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隆恩於萬一耳又臣具

奏二麥秀實一事欽奉

硃批諭旨直省二麥之豐實屬罕觀今歲誠可慶幸欽
此臣伏讀之下不勝歡欣踴躍因思豫省二麥並

皆十分豐收而直省所屬更係罕遇之年似此時
和年豐太平有象是誠仰賴我

皇上恩膏普被至誠感孚之所致也理合繕摺覆

皇奏仰祈
聖鑒謹

正值二麥登場之候奈近日陰雨連綿淋漓不止農家
礙難曬揚深為可慮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請

陛見以伸犬馬私忱事竊臣一介庸愚荷蒙

皇上知遇隆恩由侍讀學士畀任藩司擢授巡撫屈指

已經三載雖咫尺

天威美牆如見而一種犬馬戀

主私忱無能暫解於寤寐況封疆責任事關重大愚昧

如臣若不恭請

皇上親賜指示豈能措置咸宜前經臣節次

奏請未蒙

聖恩俞允依戀彌深茲幸今歲豫省二麥十分豐收民
俱樂業奏銷秋審兩案已經完結而南北兩岸大

堤又復荷

聖恩大發帑金增卑培薄現在勒催上緊堅築將來伏
一切未來境遇難以前定輒敢如是放言殊屬肆無忌
憚凡百俱仰賴保無虞至文武兩闈鄉試一切事宜臣

蒼造已預行布政使料理停妥六七兩月正係從容閒
暇之時可以恭請無虞稍涉輕忽則悔吝隨之也

不特此等莫可逆料大事即盤餐杯水之細微朕亦焉
敢預期惟兢兢業業朝夕乾惕時時如不及事事恐未

能實懷此心以對越所請容臣剋期輕騎減從趨赴

皇上弘慈俯允所請容臣剋期輕騎減從趨赴

帝諺云一得句過頭語折盡平生福斯言誠哉不謬但當

小顏叩請盡其在已以聽

殊批諭旨

三

三

田文鏡

天眞默之中自有照鑒若於此理猶認不真信不篤是所

聖安跪聆

謂庸人也已矣戒之戒之聖訓庶幾吏治民生政無巨細有所遵循不致隕越而

犬馬積年戀

主之誠亦得稍展於萬一矣所有微臣感激依戀私忱

理合繕摺奏懇

天恩伏乞

睿鑒謹

奏

六七兩月正當盛暑之時況伏秋二汛關係甚重豈可擅離地方入覲之行俟十月間再定

奏 雍正四年六月十一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六月初十日據臣家人齎回

皇上硃批奏摺到臣隨悉心反復跪誦感

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受

恩深重圖報殊切故臣自抵任迄今毋論大小事件莫

不小心翼翼凜惕冰淵竝不敢私毫苟且亦不敢

任性偏執而一點其難其慎秉正無私之血誠不

特臣可以自信并可以仰邀

硃批諭旨

三

奏

田文鏡

聖鑒質之

天

地者也至於尚氣之處臣屢蒙

聖恩諄切訓誡臣敢不痛自刻責竭力俊改惟是臣自

幼竝未讀書雖敬謹敷陳而戇直之氣已不覺溢

於毫端茲復欽承

諭旨臣惟有寤寐警惕臨事詳慎并陶淑性情擴克器

量以仰副我

皇上諄諄垂誡之

聖意於靡盡耳遵將挾私情節另摺具

奏外所有微臣感激私忱謹繕摺

田文鏡

奏謝仰祈

聖鑒又

奏五麥開事欽奉

殊批諭旨正值三麥登場之候奈近日陰雨連綿淋漓

聖丕正農家礙難曬揚深為可慮欽此並伏讀之下仰

聞心見我

皇上軫念民生如同保赤而至誠所感自必上契

幸蒙

心近日直省地方諒已晴霽不致上廛無傷損

奏并將原摺一併恭繳謹

田文鏡

天

殊批諭旨

三

三

田文鏡

奏其詳

覽

皇奏為據實奏

聖鑒事竊臣以介庸材至愚極陋仰蒙
皇上特達之知畀以封疆重任兢兢業業凜惕冰淵故
皇奏凡有關於吏治之事無時無刻莫不留心體察惟
望鑒以其人之賢否是憑從不分別正異兩途故自抵
奏任迄今經臣保舉者儀封縣陞任知縣袁珂等一

獸十九員經臣參革者陳留縣知縣沈銘慎等二十

二員其中旗人漢人科甲捐納紛然雜出而臣實

未計及其人係何處籍貫何項出身如係才守兼

優之員即與臣素有仇隙臣亦不敢不舉豈敢妄

參如其人劣蹟昭彰即係臣之至親嫡眷臣亦不

敢不參豈敢妄舉然而一點犬馬報效

主之微誠臨事詳慎之苦衷惟賴

皇上察臣愚忱而已臣查信陽州知州黃振國狂悖貪

劣實出異常臣於雍正三年十月內訪確

題參自摘印之後不但州民稱快而通省亦復帖然

懇毫無異詞突於雍正四年二月內豫省忽造浮言
從此各處紛紛傳說或言臣不容讀書之人在豫
皇上省做官或言臣欲將黃振國致死滅口如此物論
生不一而足豫省如此京師可知臣見黃振國姦險
狡猾恐其解京質審無人質對捏詞狡辯於訊審
之時令其親筆寫供畫押存案內有收呂遜投拜
門生一款臣因叅後又訪係拔取案首是實受賄
屬虛不敢偏執隨於疏內聲明其餘各款竝皆有
贓有證事事確實至於報病一節臣於出而叅實
題叅祥符縣知縣俞汝翼疏內業經備細敘明已久

在從聖明洞鑒之中矣臣查黃振國係己丑進士竝不料臣

聖明洞鑒之中矣臣查黃振國係己丑進士竝不料臣
皇上於本年正月內所叅汝寧府知府張玠固始縣知
縣不縣注誠息縣知縣邵言綸俱係己丑進士在臣實
間伏出之無心而伊等同年弟兄一時被劾不無徇私
皇上袒護但屢蒙頒諭特旨且不准絲毫熒惑今
皇上特頒諭旨解散朋黨至再至三凡爲臣子者自應
恩懋仰體意之問批朕時亦謂之臣子者自應
聖懷洗心滌慮一皆出於至公若復瞻顧同年徇私羣
起妄議則嗣後科甲之員如有貪污苟且督撫諸

臣斷不敢再為採甲之員收資其荷且謹辨前
望題叅矣總之臣賦性甚愚受澤莫測願同羊所
恩極重心意之間惟知仰

皇上一人愛敬之誠亦惟知有至三凡為臣于
皇上所人不但不敢偏執己私抑且不敢絲毫欺誑今
忽造此讒謗浮言欲為同年洩忿陷臣負難何
君不公之罪雖泄之聲名所係最小而臣數士亦實
皇上用人之當與否攸關甚鉅伏乞
皇上隆恩特簡廉明公正大臣來豫將黃振國俞汝翼
張玠汪誠邵言綸各案一併審明或容臣將各案

官犯卷宗解送赴京

敕法司就近質審如臣有私毫懷私偏抑乞治臣重罪

以警不公庶邪正不致混淆而臣心亦得以自白
矣所有挾私造言情節臣不敢不繕摺奏鄰丑桂

聞伏乞具各青慈嚴理大育可照與今歐皆谷世練市
皇上睿鑒施行謹
聖奏
田文鏡此奏是浮言嘖嘖朕亦聞之此風何可滋長著
侍郎海壽史貽直前往河南將黃振國等各案逐一覆
審具奏日又

審具同日又

奏為恭報秋禾暢茂情形以慰
聖懷事竊查豫省所屬各地方自本年四月內甘霖大
皇土棉花芝麻等物竝皆十分暢茂其麥後所種晚禾
間亦俱各青葱遍野大有可期現今通省各州縣市
石不中糧食日益克盈婦子恬熙民皆樂業垂職任封
疆不勝歡忻踴躍所有豫省秋禾暢茂情形理合
煉去繕摺奏
聞仰祈
聖鑒謹

聖鑒謹

誠屬可喜可慶之事深慰朕懷更宜加勉吏治以敬迓

天庥

奏同日又
皇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六月初九日據臣家人齋回

皇上敬
皇上敬
天愛民無時不廵諸

睿念而謏劣如臣又復荷

聖恩諄切垂誠明白指示臣不勝慚悚感激涕泗交零
皇上惟有諸事竭誠仰體小心敬慎念茲在茲愈切冰
望望淵以仰報我大凡臣此日親到家人齋回

皇上高厚隆恩於萬一耳再臣伏查豫省今歲二麥會
有數處送到兩岐者祇因各屬不諳盡將麥本招
去僅存麥穗誠恐難免不敬之罪是以未敢冒昧

恭

進此係臣一時疎忽不能預為曉諭所致咎實難辭
聖鑒伏乞

皇上俯賜鑒宥臣無任悚惕之至所有微臣未敢恭

進瑞麥緣由理合繕摺具

聞奏仰祈聖鑒謹奏

奏

知道

皇上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遵

旨密奏仰祈

聖鑒事竊查社倉一事臣前在布政使任內時即仰體

皇上念切民依之一事並請旨內閣
聖懷勸諭所屬各州縣設立社倉勸民量力捐輸并公
奏舉社長以司出入嗣蒙

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臣復欽遵
諭旨見有好府州縣各官暗暗勸諭令其實力奉行毋
奏得強勒擾害所有雍正二年勸捐穀石業經臣繕

聖鑒摺奏

聞茲據布政使費金吾詳稱查據開封等八府所屬暨
陳許等七州並所屬各州縣彙稟雍正元年分共
皇上勸捐穀三千七百六十二石零雍正二年分共勸

奏捐穀五萬三百二十五石零雍正三年分共勸捐
小麥七十九石零粟穀五萬四千六百一十九石
零又贏餘穀四十六石零出借加息穀九百三十
四石零以上三年共本息勸捐麥穀十萬九千七
百六十七石零分立社倉七百九十八座臣復密
訪各屬或自行倡捐或聽民樂輸俱係社長董司
其事竝無擾害強勒之處至將來秋收另有勸捐
奏穀石臣再按年另摺奏

聞外遵將各屬實在捐貯穀石並設立社倉數目分析
奏年分一併繕摺密

穹蒼之所致也。臣職任封疆，不勝歡欣凜惕。所有豫省得

雨日期，竝秋禾暢茂情形，理合繕摺具奏。

奏仰祈 聖鑒。謹摺。臣等伏查豫省地勢，其地雖險，亦具谷十
聖鑒。謹摺。臣等伏查豫省地勢，其地雖險，亦具谷十
奏。臣等伏查豫省地勢，其地雖險，亦具谷十
禾稼雖云暢茂，未屆秋成，何敢言喜。如三麥之已登，則
朕懷欣幸，筆不能罄也。聞有報稱，臣等伏查豫省地勢，其地雖險，亦具谷十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查辦。臣等伏查豫省地勢，其地雖險，亦具谷十

聖鑒事。竊臣前奏恭請

陛見，請摺欽奉

殊批諭旨，六七兩月正當盛暑之時，況伏秋二汛關係
恩甚重，豈可擅離地方入覲之行。俟十月間再定。欽此。
奏。臣等跪誦。

溫綸仰見我 聖主垂憐，至於此似此浩蕩
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至。但臣何人斯而仰沐
聖主垂憐，至於此似此浩蕩

隆恩，臣即捐糜頂踵，亦難圖報。涓埃豈敢因時當盛暑
稍萌自逸之念。況臣由布政使至巡撫，屈指已經

三載而一種犬馬戀由亦如對至遊燕風計日盤
主之誠實無能暫解於寤寐命既奉有伏秋五汛關係
聖主甚重之至欽此欽此恭

聖諭臣敢不愈加小心竭力防護伏乞而仰

皇上弘慈容臣於十月內武闈事竣再為繕疏

奏請

恩賜俞允則感荷聖主入職之計於十月間再家

聖恩臣益矢之生生世世矣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

聖恩繕摺

聖奏謝伏祈

聖鑒謹
奏實日之內何以盡其精與燥與黍亦無

臨期奏請候朕裁酌凡事不必預定

奏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據臣家人齋回臣恭

報秋禾

殊批諭旨誠屬可喜可慶之事深慰朕懷更宜加勉吏

必治以敬迓

天麻欽此

殊批諭旨

三

吳

田文鏡

皇主愛養黎元有加無忌而至誠所感自足上契

天

心所以直省地方旋即晴霽二麥不甚減收秋禾亦十

和此分茂盛從此五風十雨四海九州歲歲必多奇異

聖主之仁以彰平六民二十八日耕田案入瀋回亞恭

盛世之瑞也茲臣伏查豫省秋禾自連得雨澤之後於

雍正四年七月初十日復沛甘霖四野流膏無遠

弗屆所種早穀早黍以及高糧棉花等物竝皆秀

奏實旬日之內可以盡獲豐收其餘晚穀晚黍亦無

望鑿不十分暢茂大有可期羣黎歡忭婦子恬熙臣職

任封疆恭逢嘉會敢不夙夜黽勉敬迓

天庥以慰

天

聖懷謹此繕摺覆

奏仰祈

睿鑒謹

奏水

朕之秉性於未來事從不敢預先期必惟恒持誠敬

宰靜聽

天命覽此等奏惟以手加額仰空祇肅而已即欣幸之念

天

亦未嘗輕萌也爾等封疆大臣當默識朕意

亦未同日又
命奏為恭報伏汛水勢平穩情形以慰

聖懷事竊查豫省黃河水勢前據陝西署寧夏府事水利同知王佩聰報稱雍正四年六月初四日黃河水長二尺臣隨嚴飭道廳印汛各官率領兵夫住宿堤上加意防護幸保無虞今查自本年六月初一日起至七月初九日止共長水自二三寸起至望對二尺一二寸不等除長落相抵外現今已屆立秋汛以水勢有消無長一切堤岸工程俱各平穩理合繕摺奏聞恭報伏乞

聞再臣查南北兩岸增卑培薄堤工經副河臣嵇曾筠同臣節次嚴催勒限上緊堅築竝遴委標員不時備旨查催現今共計做過工程已足八分之數其餘未皇上完三分的於秋汛前後均可一律告竣誠恐上厯聖懷合併奏

聞謹稟常事請開預備伏汛五三十一日詳實據奏望奏事職查前時以察革賦陝黃縣四縣紳食實異覽奏水勢平穩情形朕懷深慰秋汛尤屬緊要務須加謹防護以保無虞

奏雍正四年七月十九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捏傳
諭旨鼓惑聽聞不敢不

奏仰祈

聖鑒事竊查信陽州叅革知州黃振國狂悖貪劣實異
聞尋常臣訪聞旣確於雍正三年十一月據實糾叅
望對欽奉

皇上諭旨令臣解部質審不謂竟有大膽姦徒捏造
諭旨一道在汝寧府所屬地方傳播惑衆臣於雍正四
年四月內卽有風聞或云傳自汝寧府郡城或云
聞再出自汝寧府城內武職衙門臣因事無確據且未

聞得見一紙不知所造是何浮言不敢冒昧入

告時值南汝道陳世倬在省署理按察使印務臣隨飭

數令密查確訪務將捏造之言鈔錄具報去後今據

奏陳世倬呈據署汝寧府知府馬駟申據信陽州吏

備言目管朝翰申稱聞得本州訓導宋鑣處有鈔傳一

紙隨差役取來鈔錄呈送其宋鑣不知何處鈔傳

須問宋鑣便知等情轉報到臣臣接閱之下不勝

備言驚駭因伏思我

皇上明竝日月無微不照無遠不周如臣所叅黃振國
聖恩以及張玠等各案果有誣枉難欺

聖明洞鑒匪徒等谷案果有確據
皇上卽當治臣以莫大之罪豈止因
諭旨嚴飭乃敢預造浮言轉相傳
播惑亂聽聞所關甚
大臣雖不知此鈔出自何人若再
從宋鏞名下逐
一究追當有著落臣因事關捏造
諭旨不敢冒昧亦不敢不據實密
奏除將鈔傳恭繕

進呈密查
御覽外理合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海壽史貽直將此摺帶赴豫省一併嚴查審擬具奏
聞再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七月初十日據臣家人齋回臣恭報

雨澤併秋禾暢茂六摺欽奉

硃批諭旨到臣臣伏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聖德崇謙

睿慮周詳無微不至無遠勿届然而至誠所感五

硃批諭旨

三

五

田文鏡

天和自必立應茲臣伏查豫省所屬各地方自雍正四年
皇十四月內至七月初一日止甘霖疊沛稼穡繁興今
和批又據各屬陸續報稱於本年七月初二初八初九
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等日復得時雨四野均
望望沾現今早禾已經收穫晚禾亦皆十分暢茂豐年
奏可期臣俟秋成後查明分數再為繕摺奏

聞再豫省今歲伏汛業經臣繕摺
奏明今復查自七月十一日立秋起至十六日止黃
沁二水每日所長不過數寸暨一尺有餘即於十
初七日漸次退落現今各處共長水四五尺不等一

切工程俱各平穩倘蒙
皇上福庇秋汛無如伏汛則沿河士民可以各安衽席
共樂昇平矣所有秋汛水勢情形合併具稟首

奏以慰十六日
聖懷謹類
奏期因
覽奏早晚禾稼豐茂工程平穩各情形深為慰悅但朕
心意之間只覺今歲秋汛似有可虞臣下正當水勢長
落不定之際汝與嵇曾筠其協力同心謹防猝忽

奏同日又奏

奏爲據實奏明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查信陽州叅革知州李廷基揭報唐縣
叅革知縣關敵行賄一案臣於雍正二年六月內
在布政使任時委李廷基盤南陽府倉庫錢糧關
奏敵因該縣有官隱墾地五百七十餘頃未經造報
聖對不敢將地畝底冊送出查核完欠於雍正二年六
月二十六日餽銀三百兩求免概不清查李廷基
卽於本日連餽銀印信手本并銀三百兩稟首到
皇上臣又具文通報蒙前撫臣石文焯批司確查臣卽
檄令南陽府會同汝寧府確查詳報去後關敵自

皇上知餽銀情罪不敢置辯一詞嗣據南陽府知府何
聖察煜詳揭到臣臣查豫省隱地已蒙
皇上格外加恩寬其已往俱令造報當年陞科而關敵
奏所隱地畝於詳揭後未經叅革之前亦卽造冊報
明若再將隱地一併詳叅誠恐枝牽蔓引難以歸
結所以止據現首之銀兩并南陽府知府何煜詳
奏揭虧霉行賄繕疏

題叅嗣因學臣王國棟到豫傳奉

聖諭令臣據實直奏臣遵將關敵行賄實情據實

皇奏明荷蒙

硃批諭旨

三

五

田文鏡

皇主天恩將臣奏摺

特命廷臣閱看後經臣審明具奏請旨實辦

題復將其中前後情節繕摺具奉

奏仰蒙 聖旨前奉

硃批諭旨應如是辦理其中情節已悉欽此嗣奉部駁

又經臣於審題之時繕摺具奏外奉 聖旨

奏欽奉 聖旨前奉

聖諭內外朕視爲一體惟理是從但須秉公審斷反覆

究詰其理愈明部駁亦復何害所奏知道了欽此臣

跪讀之下仰見我 聖主

皇上至聖至明至公至當臣敢不恪遵

聖諭秉公辦理今復奉部駁關隸既無虧霉又無送冊

不全何肯餽送銀兩明係李廷基向鄭之傑說明

聖恩求索以致關隸餽送銀兩後因關隸要詳報停徵

與李廷基心虛始行出首承審各官並不審出實情

聖恩徇情開脫行臣另委賢員務將實情審出併妥

奏擬等因到臣查事之虛實全憑確證關隸行賄

原爲隱地今部臣因未經叅出輾轉駁查而李廷

基之求索竝無確據似難懸擬但此案已經歷三

次具查實情內開詳請至第三次隨督撫不酌量

硃批諭旨

三

五

田文鏡

國等各案臣敢於繕摺具奏仰懇
聖恩欽差部臣來豫質審茲臣伏查上蔡縣知縣張球
聖鑒前向息縣參革知縣邵言綸借銀五百兩臣先聞
奏知此事適張球因公在省臣隨面加詰訊據張球
稟稱從前與邵令同寅相好暫時通融已經還清
因而未經糾參嗣奉
聖諭令臣秉公體察臣查張球借銀還銀是實竝無藉
此招搖恐嚇同官之事隨一面繕摺據實覆
奏至於應否
題參恭請

聖諭蒙
皇上硃批諭旨誠如是張球亦何罪之有自無庸列之
彈章也欽此臣受
恩深重固不敢仰欺
皇上亦不肯為屬員所欺臣因張球一面之詞未敢遽
與信復密令南汝道陳世倬嚴行確查嗣據陳世倬
將張球掣回借券併邵言綸收銀收票送驗臣猶
疑為張球假捏復令陳世倬將此券票令邵言綸
驗看是否假捏如未還清即親筆註明以憑
題參去後陳世倬因署司篆在省轉飭西平縣知縣

王鑽執持券票令邵言綸親看據邵言綸稱係還
清竝非張球假捏卽註明還訖字樣將原券票申
送陳世倬轉送到臣驗明臣始信以爲實復將張
球嚴加飭責令其改過自新暫免外票去銀兩
題叅在案今邵言綸汪誠等因張球別無招搖恐嚇
皇上之事可以爲辭惟有借銀一節是確執爲日實見
皇上欽差部臣到豫覆審不知張球借銀一事臣已經
奏明意臣必有所徇隱不敢

皇題叅且妄揣竊思臣在豫審之時自無肅清之
皇上疑臣所叅各官俱不足憑因而

欽差部臣來豫質審以爲伊等報復之地故於布按二
司會審叅案之時恣意牽混竝非與張球爲仇而
實則與臣爲難更可駭者將臣飭令南汝道轉飭
行查之西平縣指爲證佐欲將張球之還銀掣票
坐爲臣所主使意在挾制陷臣以重罪是不特邵
言綸得以報復而黃振國等各案從此均得擾亂
矣總之伊等科目中人聲氣相通不比泛常不但
言被叅諸員聯爲一黨而從旁袒救者亦不乏人竟
皇上視張球借銀一事爲奇貨可居視臣之不叅張球
皇上爲徇私曲庇必欲臣叅張球以快其私并欲

皇上治臣以罪以洩其憤臣查張球雖欽奉
皇上有無庸列之彈章之奇賞臣亦不敢
諭旨但臣當此黨惡錮結之時臣實處有不得不參不
敢不參之勢非臣敢於故違臣實處有不得不參不
諭旨也今既據兩司錄取邵言綸供詞詳揭到臣若不
將張球
題參革職反若臣實有所私實有所庇而外間之物
議風生終無底止矣除將上蔡縣知縣張球繕疏
題參外伏乞
皇上天恩將張球

敕發欽差部臣一併審明庶臣心得以自白而一切浮
言亦均可少戢如果臣有絲毫徇隱併乞臣內
皇上從重治臣之罪以為欺與工則各平懸至
君罔土者戒為此謹
皇奏傳念何可憐求備至臣類不稟
既據邵言綸供出張球理應參革併案發審質訊之下
曲直自明朕非不容入辨白之由也清者清而濁者濁
涇渭終豈混淆差來二臣可保其公假若稍涉徇徇乃
冒招罪譴耳於事何損
奏同日又奏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家人齎回臣恭報伏汛水勢平穩一摺欽
奉
硃批諭旨覽奏水勢平穩情形朕懷深慰秋汛尤屬緊
要務須加謹防護以保無虞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河防勤求備至臣敢不稟遵

聖諭時刻留心加謹防護茲臣伏查黃河水勢自入秋
皇上汛以來安瀾循軌一切堤工俱各平穩至於增卑
培薄工程亦已將次告竣又臣於本年四月內飭
煉發令管河同知將節年河泓刷深若干尺寸逐一據

奏實確查分析稟覆去後今據開封府上南河同知
聖稟稱所屬鄭州滎澤中牟三州縣河泓自雍正二
年起至雍正四年六月內止刷深二三尺及四尺
不等又據開封府下南河同知稟稱所屬祥符陳
留蘭陽儀封四縣河泓自雍正二年起至雍正四
年六月內止刷深二三尺及八九尺不等又據開
封府署上北河同知稟稱所屬原武武封封邱三
縣河泓自雍正二年起至雍正四年六月內止刷
深四五尺及八九尺不等又據懷慶黃河同
知稟稱所屬武陟縣趙莊壩下至滎澤縣交界河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我輪匪可因人關盟謝謝與吸至公
皇上量若乾坤仁同雨露南方修職貢一物而恒履
天懷北闕溥

恩膏三年而疊沾甘液香浮銀甕盈盈赤膽披霞色潤

瑛盤灼灼丹心向日臣欽承

恩賞感激靡涯惟有夙夜兢惕竭盡駑駘自始至終不

移不易以仰副我

皇上高厚隆恩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

摺

皇奏謝謹

聖奏

初志固當不移不易然人砥礪心行所貴美愈求美精

益求精豈可削竹為鵠而遂自視為極則耶

聖諭同日又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家人齋回臣具奏河泓刷深昔摺欽奉

殊批諭旨到臣臣伏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軫念河防深通周悉之至意伏念豫省所屬地方

雖自夏徂秋仰蒙

皇上誠敬感孚雨暘時若然而天時難定汎水靡常臣
皇上於本年八月初五日據陝西寧夏府知府卜瑗申
報黃河長水四尺餘寸臣隨飛飭道廳印汎各官
聖鑒嚴加防護幸今水勢已過工程平穩若入深秋誠
奏如新實錄卷之九
聖諭加意預防最為緊要臣惟有敬謹竭力防範務保
無虞以仰副我

皇上諄切垂誡之

聖意於靡盡耳又臣伏查河泓刷深尺寸臣自蒙

皇上天恩簡畀巡撫以來事無大小莫不時刻留心細

加察訪因思河身關係重大臣實於本年四月內

備旨即面飭各河同知令其逐段確查據實稟覆但自

皇上西至東計長千有餘里直至七月初旬始據各河

聖鑒同知陸續稟覆臣既查丈明確敢不據實奏

聞土慰新實錄卷之九

聖懷臣實不知副河臣稽會筠已奉有

所奏朕殊不以爲然稽會筠固未知會於汝但飭令河
諭旨垂問而稽會筠亦竝未有字知會臣因而具
員探量淺深確查尺寸汝自揣知其故也
奏然稽會筠於臣查明之後會有字令臣將查過尺

聖鑒寸開單移知臣隨將尺寸數目列單封送今蒙

聖諭臣不敢不將確情據實覆

聖奏仰祈頌不詳辭書

聖鑒謹開單錄

奏

覽

聖

聞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齋摺家人回豫恭捧

皇上硃批條奏少室山一事欽奉

諭旨知縣馬樸條奏此一事可與鎮臣商酌定議奏聞

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並睿慮周詳無微不至無遠勿屆但臣身任封疆凡

聖諭通省所屬地方雖不能親歷其地然自抵任迄今

聖訓查有山川險要之處莫不時刻留心細加察訪茲

臣伏查登封縣所屬之少室山地方雖則遼濶因

內有少林寺僧人居住從無匪類敢於潛藏今應

氣吏否將登封縣原設把總移住巡查并登封縣地方

聞以作何兼防之處臣已知會河北鎮臣紀成斌現在

會同逐細商酌一俟議定之日臣等再為據實奏

聞又臣恭報秋汛水勢平穩事欽奉

硃批諭旨臣因現在入闈不敢違例輕用墨筆繕摺覆

硃批諭旨

三

齋

田文鏡

將奏隨旨面將奉到人關不煩對同禮部呈報計費
殊批諭旨敬錄轉送副河臣嵇曾筠將汎水平穩情形
預爲奏陳商酌一併奏定之日再行具奏實表
聞以慰河兼司之衷且日映會所非與中丞如施與五
宸衷仍一面協力加謹防護并通飭道廳印汎各官住
宿工所無分晝夜嚴加防範幸今霜降已屆一切
工程俱各平穩可無上廛
聖懷又臣覆奏唐縣叅革知縣關險行賄一案欽奉
聖諭臣跪誦 聖訓不敢稍懈其出
溫綸仰見我 聖無始不與 聖恩以臣
臣

皇上至聖至明至公至當臣惟有愈竭丹誠矢諸白日
以仰副我

皇上知遇之隆恩於萬一耳理合繕摺覆 聖
奏伏祈

聖鑒謹 聖奏專 聖奏專 聖奏專 聖奏專 聖奏專
所奏各項情節知道了 聖鑒 聖鑒 聖鑒 聖鑒 聖鑒
張球之事何如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種種欺隱俱已
敗露服朕之明鑒否

從前查勘河道之欽差聞爾一無所贈殊覺禮儀少缺

今鞫獄大臣在豫俟其諸案審畢當各盡地主之誼辭
受與否聽彼自爲耳

雍正四年九月初三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恭報秋成分數暨秋汛水勢情形上慰

聖懷事竊查豫省秋成據開封等八府所屬暨汝陳等
七州并所屬各州縣陸續報稱今歲秋禾竝皆十
分豐收卽沙土瘠地以及人力不齊之處亦有七
八分收成所種芝麻棉花雜糧等物盡獲豐收竝
無一物減少至於通省所屬地方據各屬報稱又
於本年八月十六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

六二十八等日豐沛甘霖四野均沾地土滋潤不
但蕎麥黑豆足資茂實卽來歲二麥亦可乘時布
種黃童白叟莫不歡呼踴躍感頌

皇仁羣歌

聖德臣職任封疆不勝歡欣凜惕再查秋汛水勢自交
聖鑒白露以後日漸退縮今據各河員報稱本年八月
二十六日黃水復長四尺五寸幸而水卽消落兩
岸工程俱各平穩臣不勝感激奮發益仰見我

皇上明竝日月無微不照臣惟有愈加勉勵小心敬謹
皇上協力防護不敢片刻稍懈以仰副

皇上諄切垂誠之
聖意於萬一耳所有豫省秋成分數暨秋汛水勢平穩
情形理合繕摺具
奏仰祈
聖鑒謹
朕實為豫省感激

天地神明不盡自亦以手加額慶幸而復倍增敬稟也

同日又

奏為道員懷私挾嫌一計兩害以圖報復仰祈

睿鑒事竊臣自蒙

皇上殊恩簡畀巡撫以來兢兢業業凡於審理重案出入攸關必求確實證據方敢定擬爰書從未敢草率從事至若盜案處分綦嚴屬員必多諱匿欲令有則必報是以委曲設法勸誘臣查豫省竊案從前俱不通報亦不上緊緝賊追贓自臣身任巡撫之後嚴檄飭行令各屬通報以便飭催勒緝務獲確賊究追又恐各員疑畏仍然隱諱每於因公進見之時諄諄示以將各員本任內凡有強竊盜案准其自行補報許令自新暫免叅處并經檄飭在

案此臣一點事求必濟之愚衷整飭吏治之苦心
惟有

皇上俯賜鑒察知之必深亦惟有
皇上聖明之前可以直陳無隱詎意有管河道佟鎮自
調任河道以來於河庫錢糧希圖染指將未經奉
部覆准之案先請撥司庫銀兩歸款意欲從中開
銷經臣屢次駁查嚴加申飭庶彼貪心不敢遽萌
臣在豫一日則彼礙臣一日故急欲去臣者一也
南汝道陳世倬曾在河道任內半年有餘諸弊盡
悉臣之稽查何項錢糧必深中病根彼疑爲南汝

道所告故急欲去南汝道以去臣者一也按察使
沈廷正陞任缺出原應布政使署理藩司費金吾
目以事繁不能兼攝向臣面懇又以河道管理全河
正值汎水長發之時往來堤上不便再令署理臬
篆惟南汝道事務稍簡詳請委署此正臣與費金
皇上吾調劑苦心而彼以臣不令其署理按察使印務
痛恨臣而并及陳世倬以圖報復者又其一也因

乘真改改北北則英劍北北出外難阻兩案引類
欽差大臣來豫審事彼以爲此係臣多事之秋又值臣

未入闈監臨不及繕摺請判臣意對廣結博谷案

奏辯故尋一二事徑揭部院有意擾亂搖動各案名
為則則揭報署司陳世倬而實則中傷及臣一計兩害
巧莫巧於此險莫險於此也佟鎮所揭兩案臣敢
皇上詳晰敬陳之修武縣叅革知縣鄒權虧空一案經
前撫臣石文焯題叅臣審擬侵欺律斬具與費金
題部覆奉

旨依擬應斬監候在案茲值雍正四年秋審豫省向例
秋審雖列兩司各道銜名而實係按察司專政主
稿送臣衙門審題佟鎮因係管河道員以為凡因

河工虧空者不應擬以侵欺欲留日後虧空河帑
地步不知凡審虧空案件分別侵那全憑有案無
案從前曾詳明上司存有冊卷者即係別項動用
有案可據應問那移如未曾詳報又無冊卷者雖
係河工動用明係捏飾應問侵欺此一定之例也
況虧空人犯與各案絞斬人犯不同各案絞斬人
自人犯秋審時應分別其情之重輕填註情實緩決可
矜字樣至於虧空人犯定有年限限內全完者減
等發落逾限不完者方將本犯正法家屬著追鄒
權一案承追未滿一年惟有填註緩決具

題而佟鎮欲翻題定之案開脫虧空之員自留地步
故意措難不肯畫行嗣據陳世倬稟稱面將鄒權
虧空係題定奉空人罪案存案則內全案未結
旨人犯不便輕減委婉向佟鎮陳說欲其畫行而佟鎮
曾言鄂倫岱係伊近房之叔今遭冤抑不知將來
如何牽累有何心緒辦理此案等語隨即托避赴
堤查工去訖陳世倬復查往年秋審舊案而列銜
之道員亦有竟不畫行者即將鄒權一犯解臣臣
飛檄調回佟鎮公會審而佟鎮呈報查工緊急
不能回省現有佟鎮驗文可據臣與兩司各道會

審詳慎具

題之案何得徇私開脫反以陳世倬為兒戲人命此
其挾嫌混揭者一也再光州監生阮冲衢家於雍
正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被竊署州事上蔡縣知縣
張球未曾通報經臣以從前未報強竊之案飭令
補報如係強劫准於疎防疏內聲明如係竊賊飭
令緝賊追贓結案通行勸誘而張球於雍正四年
賜罷四月內因公赴省將此案是竊非強遵飭稟臣臣
敕部卽令其補報據張球復稟此案於雍正三年正月
二十八日據失主報官原卽具有通報院司道文

書三角因查係竊案從前俱不通報故爾停止今
原文現存但職久離署任印信交出無憑補報臣
因係竊案卽令其將原存報文補報到臣臣隨批
司飭查竝非倒提年月後一面行知光州此臣干
片引誘屬員報盜不諱之苦心故爾委曲行查惟
求各屬信臣之言敢於補報庶於地方公事無誤
若張球果犯應叅之條有斷難姑容之事臣與張
球何親何眷不卽題叅反收報文存案又敢將詳
題文批司行查併知照光州愚不至此此其挾嫌混
揭者二也總之佟鎮之圖謀害臣其處心積慮已

久因臣無隙可乘特尋陳世倬署司任內之事乘
機鼓簧一欲剪除陳世倬以去臣之耳目一欲株
連及臣以快其私心以彼所揭報之二案視爲臣
奏之罪孽無過於此而不知臣之委曲苦衷實無不
可跪陳於萬一耳

皇上之前伏乞
皇上憐臣愚昧念臣孤立即回人
賜罷黜並革職

敕部嚴加議處又於雍正四年八月十四日臣在關中

旨著接准刑部咨奉同科

旨著巡撫田文鏡會同侍郎海壽史貽直審明具奏欽
速陪此臣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涕零臣被佟鎮挾揭本
顯罪應斥革聽候質審乃蒙

皇上天恩令臣會同審明何人斯被此

高厚之恩如天如地臣惟有矢公矢慎益竭犬馬微誠

以圖報於萬一耳臣因在闈監臨具

奏稍遲合併聲明謹

奏

佟鎮此舉朕實不悅况所揭三事又非異常干犯法紀
類斯謬誤何處無之遂乃如是小題大作但此時且不

必明露意旨已令史貽直等來豫遵旨秉公審理朕觀
佟鎮似有懷私傾陷之意也今閱爾奏朕甚嘉之隨已
有旨諭部此等刁風豈可使其滋長當嚴懲示儆管河
道一缺爾意中有稱職之人否密奏以聞

聖意雍正四年九月初四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學臣三年任滿多士懇請復留謹據實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查學臣王國棟自奉

差河南學政迄今已經三載凡所考試生童由文及武
務期拔取之公自始至終毫無苟且之事抑且刻

苦辛勤留心講貫行優者舉敗檢者黜寬嚴並用
悉秉至公或感生於知遇或願切於栽培多士歡
騰文風丕變此皆學臣王國棟之實政而臣見聞
聞心之最確者也今據闔屬士子感頌

皇上知人善任之日歲之士懇請留復據布按三司詳請代
聖意環繞臣署具詞懇留復據布按三司詳請代

題復留三載臣查學臣王國棟已奉

旨補授光祿寺卿臣何敢冒昧

題留且經王國棟面與臣言三年刻苦無非圖報
聖恩實無善政足當

題留之實再三力辭但臣細察輿情極其懇切臣實
不敢壅於上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似此請留者不一其人候朕再加斟酌從來士為四民
之首士風丕變較民俗還淳奏效尤難要須德化感孚
非刑政所能驅迫者果若是耶則王國棟之督學可謂
盡善矣

奏同日又

奏爲日文

聖恩高厚靡極微臣感慚無地伏乞

皇上立賜罷黜嚴加究治以彰不職事竊查上蔡縣叅
政首革知縣張球臣未到豫之時不但與伊向未謀面
且其父兄從無一人認識卽臣到豫以後不但
不敢受伊勺水之私亦並無一人向臣囑託如臣與
皇上張球稍有私心不但不可以仰對

皇上併不可以自對衾影惟因其人年力精壯頗有聲
名歷試以事俱能辦理因而節次
題請臣實悉秉至公憐才起見詎張球於前署光州

奏任內曾借叅革息縣知縣邵言綸銀五百兩臣於
雍正四年正月內訪聞此事適張球因公赴省隨
皇上面加詰訊而張球堅稱已還臣猶不敢遽信其言

奏必欲以邵言綸收字爲據又於四月內令南汝道
陳世倬密查取有原借約并收字呈驗臣尚恐非
邵言綸親筆復令陳世倬再加確查陳世倬因署
幾差司篆在省轉委西平縣解任知縣王鏞問據邵言
綸亦回稱銀兩已經還清是實隨於約上親寫還
幾差訖字樣呈驗臣始信以爲實嚴將張球申飭勉令
改過自新不卽題叅不意臣於九月初一日出闈

後聞知陛下曾與衆不意陛下以此民休一日出關

欽差所審黃振國等各案俱與臣原參情節相符惟張球借邵言綸銀兩一案經

欽差大臣欲行夾審張球隨供尚未清還不勝驚惕詎被其欺皆因臣愚所致而臣從前即敢據其欺誑之言跪

奏於

皇上之前是臣之大罪一也似此劣員臣不即行參處罪已莫追而又敢據情屢

奏愚昧無知被其所欺是臣之大罪二也臣罪至此

奏萬死有餘伏查張球向邵言綸借銀臣之參與不聖鑒參只在還與不還之間臣經具

奏久蒙

聖明洞鑒乃詎費盡苦心多方查察終被張球所欺直自誤至謬誤此罪代祖亦姪臣漸覺無此輒與對廷

欽差嚴審而後覺則臣之昏愚已甚臣即蒙皇天恩涵宥不即罷黜而臣犬馬微忱自知羞愧無地尚敢再任封疆之重以自深其罪戾諺所謂一

皇上著不到滿盤皆空即詎今日之謂也伏乞皇上立賜罷黜將臣嚴加治罪以爲不職欺

君者戒庶匪心稍可自安而罪以爲不測
皇上封疆重任不致貽誤矣除案內情節統俟

欽差大臣覆再封疆之重以自爲其罪氣請一
皇奏之後臣再再恭疏具陳而臣大愚自以
趁題請審而對賢明之君愚臣其臣也

旨將臣罷黜治罪外所有微臣慚愧無地神魂悚惕私

望聖恩忱念先繕摺具苦小臣大查案錄其

奏仰祈

聖鑒謹

奏萬派官備州查案錄其

將朕日前批諭並汝回奏試反覆細觀今日之慚非自
有以取之乎人固難知然以不逆詐勿偏聽之語處之
亦何致被所誑惑終迷不悟用人妙術即在於此所可
寬恕者猶屬無心之過不及之愆迥與懷私欺罔不侔
況汝前將張球之堅詞狡辯及汝再三察詰情節曾經
歷敘分明復何罪之有但乏燭姦之智失馭下之道耳
此等人此等事閱歷一番亦未嘗無益何也看透世情
識見不期其增而日益增矣

聖鑒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天奏爲恭謝

硃批諭旨

三

庚

田文鏡

奏爲遵

旨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齋摺家人回豫捧到

皇上硃批霍邱縣知縣陳守仁條奏上蔡縣水利一事

奏欽奉

諭旨有人條奏此一事應行與否可徐徐詳查議奏欽

此臣伏查豫省所屬各地方如汝寧府屬之汝陽

上蔡新蔡遂平西平陳州屬之項城等縣最爲窪

下而上蔡一邑實居遂平西平之下流而又在汝

陽項城新蔡之上從前各縣凡低窪之處一遇久

雨水積便成巨浸以致地多荒廢農民失所康熙

二十八年間前任上蔡縣知縣楊廷望相度地

勢率民疏濬并詳請通飭鄰邑同時開挖使各邑

聖意之水由溝直達汝淮兩河地皆涸出變爲沃壤數

皇土十年來逃荒之民盡皆復業是以紳衿百姓皆知

開挖溝渠爲此方之急務每於農隙之時卽呈請

疏濬雖土沙鬆浮風吹雨積易致淤淺然不時挑

聖諭挖自可通流故汝寧一府連歲豐收竝無水患臣

自蒞任之始卽於飭行水利事案內嚴飭各屬凡

有溝渠阻塞之處令其合力疏濬務使淺者深之

狹者廣之嗣據各該縣陸續詳報俱各修通水勢
暢流竝無壅阻今蒙

聖諭周詳臣惟有再飭各屬於每年冬月農工已畢之
時卽董率近溝百姓協力疏濬深通不致浮沙壅
積以仰副我

皇上軫念民生之

聖意於靡盡耳緣欽奉

聖諭詳查議奏事理合將該縣水溝已經修通情節繕

摺覆

奏伏乞

聖鑒謹

聖奏

溝洫最爲要務必使通流無阻方與隴畝有濟如民力

有所未逮則官爲疏濬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應動正項

錢糧募工興舉其計度周詳先密奏以聞候朕裁定凡

屬一勞永逸之事勿惜目前小費或在可行可止之間

者切須審察妥確若實無益於地方而徒爲宵小營利

之舉則不可也

聖鑒同日又

聖奏爲

殊批諭旨

三

堯

田文鏡

聖恩益隆臣罪愈重謹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齎摺家人回豫捧到

皇上硃批諭旨張球之事何如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
種種欺隱俱已敗露服朕之明鑒否欽此臣跪讀之
下不勝汗流浹背無地自容伏惟我

皇上德備乾坤明竝日月自

御極以來念切民依勵精圖治雖極四海之遙臣民之
衆無一事不

鑒照於機先無一人不
洞察其微隱是

皇上之聰明睿智由於天縱而又加以

聖德之純備

聖學之淵深卽千古聖君哲后實難媲美於萬一者也

聖鑒臣之欽服乎

皇上非自今日爲然臣之輸誠於寸衷亦非由今日而

始惟是臣以一介庸愚仰沐

皇上特達之知畀以巡撫重任復荷

聖恩諄切教導多方訓誡臣感激

知遇隆恩無時無刻不思凜惕冰淵黽勉學習以圖報

效無如臣質本下愚才實駑劣勉亦無益學亦不

能如上蔡縣革職知縣張球臣實費盡苦心詳加

朕體察不謂終被張球種種欺隱臣於出關之日聞何必乃爾此等舉止皆係無能為景象凡有錯誤愧悔
皇土罪自必早蒙然則之饒姑然七吏衣非由今日而

皇上竝無顏以盟幽獨故於本年九月初四日繕摺請

聖鑒但臣為張球所欺是臣之至愚臣輒敢據其所欺

皇上是臣之大罪已為

皇國法所不容亦非臣所敢倖免即

皇上深居九重之中早荷

聖明洞鑒則臣不但欽服

皇上天恩垂念臣之愚昧寬臣以萬死而臣之抱疚於
過矣朕心中實不罪汝也經此一審洵非無益當篤信
朕前摺所批增益識見用人妙術之旨
與張球同在一省之內猶不免被其所欺而

皇上平日諄諄垂訓之

聖恩而甘心自蹈於萬死不可一生之地又何顏立於

屬僚之上而任封疆之重哉惟冀

皇上立賜罷黜將臣嚴加治罪庶犬馬私忱或可以稍

殊批諭旨

三

全

田文鏡

寬矣臣不勝悚惶待罪之至爲此謹

奏
經歷如是境遇正乃
上天所以玉成於汝也無須憤鬱卽如年羹堯一人增朕無限見解夫闔省之廣屬員之衆焉得人人不謬事事無舛惟貴方寸內所秉忠正耳舉凡類斯波累之咎朕悉予原恕汝其寬懷自處勉之

同日又

奏爲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家人齋回臣恭謝

天恩一摺欽奉

硃批諭旨初志固當不移不易然人砥礪心行所貴美

愈求美精益求精豈可削竹爲鵲而遂自視爲極則

耶欽此臣跪繹之下感激涕零莫知所措仰見

聖訓義至精微旨甚深遠此誠千古帝王所未發之心

愚昧傳朱子考亭所未闡之輿論也臣惟有終身頂誦

聖訓時刻警心以仰副我

皇上諄切垂訓之

聖意於靡盡耳又

備奏河泓刷深

硃批諭旨

三

全

田文鏡

諭旨所奏朕殊不以爲然嵇曾筠固未知會於汝但飭
聖令河員探量淺深確查尺寸汝自揣知其故也欽此
皇上伏念豫省河防上廛

聖懷受

恩如臣敢不悉心仰體然而臣實庸愚豈能遠及祇因
聖臨本年四月內河水泛漲而滎澤縣堤內地畝竟未
即被淹臣隨詢之南河同知劉永錫據稱該縣地方
會因年來河泓刷深所以水不能淹至此時正在限
極奏請
陛見因事關河防本欲查明面

奏隨密飭各河同知令其逐段確查據實稟覆後據
各河同知陸續稟報并具稟河臣嵇曾筠而嵇曾
小筠卽有前聞查詢河泓深淺會否奏明令臣將原
聖備單移知之字詞臣未蒙

聖恩俯允

陛見而旣經查明臣敢不繕摺具

聖奏乃不謂

聖明早已洞鑒臣於繕摺恭

奏之後始知河臣嵇曾筠已奉有

諭旨垂問臣不勝欽服幸具

皇上之明無不照而深幸臣具

奏之適逢其會也所有臣具

奏河泓之故實因榮澤未淹而起今蒙

聖諭諄切臣不敢不將實情據實再為覆

奏仰祈

聖鑒又臣欽奉

聖諭從前查勘河道之欽差聞爾一無所贈殊覺禮儀

少缺今鞫獄大臣在豫俟其諸案審畢當各盡地主

之誼辭受與否聽彼自為耳欽此臣跪誦之下感激

涕零伏念臣受性顛愚事多悖謬乃蒙

皇上愛臣之深憐臣之切

特頒諭旨諄切教導似此

高厚隆恩臣即粉身碎骨亦難圖報但臣自到任以來

望凡奉

若此又屬太過况朕曾經降旨通行曉諭禁止地方官

欽差來豫即委員赴前途候迎并按站備具公所酒席

供備送迎豈可復循故步前論蓋恐爾失交接之禮結

怨於人耳錯會朕意矣

盡禮而不敢少有缺畧迨事完起程之日臣復備具贐儀

欽差酌奪臣查前奉聖諭未敢違奉

殊批諭旨

三

臣

田文鏡

越差豫曾經備送贐儀而何國宗等再三力辭不受
又備送土儀亦堅執未收後復奉

欽差來豫臣因何國宗等初次未收今若再為備送恐
儀文究不可省他人未必諒汝心也
招涉套之嫌所以不敢輕舉此實臣一時愚昧無

知不免疎於禮節今蒙

皇上天恩明白指示臣惟有恪遵
聖訓各盡地主之誼不敢再致有缺以仰副我

皇上教導之洪慈於萬一耳為此謹

奏

覽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

聖恩愈厚圖報愈難負罪愈深矢心愈篤淚盡血枯聲

微哽咽事竊臣以愚陋庸材蒙

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兢兢業業時凜

聖訓每於因公接見司道各官必勸其各去私嫌共吐

誠實即臣身凡有所言未當所行未合俱懇其

面相商酌臣即改圖從善以求至當故歷任司道

初則未免各懷猜忌久則俱鑒臣心無他不但有

上下相成之美而且有朋友責善之風詎意有管

河道佟鎮者外實肆傲內多姦險臣猶以該道總理河務不過催趲工程出納錢糧如此少年正可效力豈可因其妄自尊大便與計較故常曲為寬容不料其處心積慮已非一日然從來小人之心靈膽計雖毒必不能獨立孤行或朋比為姦或乘機傾皇土陷或借勢中傷此又情事之必然如秋審鄒權虧空一案係皇題定奉圖辨愈獲自罪愈深旨應斬監追人犯例當定擬緩決佟鎮因留侵用河帑地步執意開脫始則竝不詳報而惟以無心辦理

為辭繼則傳伊會審又以查催工程為諉光州諱盜一案始則託陳世倅代為批詳繼則自行畫押移送故示以相好之情誘以同寅之雅陳世倅有不墮其術者哉更可異者佟鎮於本年七月初六日私赴按察司衙門檢查案卷拉扯按察使魏定此係必有之事朕早勘破小人衷曲已降旨與福敏命聖恩國為幫手又於五月內提光州案卷查閱拉扯光其過豫時密諭魏定國楊慶琰矣州知州高瑛為幫手如鬼如蜮險不可測此其朋比為姦之一證也況光州補報盜案係四月內事秋審鄒權係六月內事何難即時揭報乃候至七

欽差大臣按臨審事正值臣多事之秋始行揭報部院
此又其乘機傾陷之一證也再此二案果係陳世
倬之非則當直揭陳世倬果係臣之罪則當直揭
臣
聖明之前豈容魑魅魍魎出沒隱現指東擊西一傷兩
敗此又其藉勢中傷之一證也總之佟鎮之姦已
蒙

皇上洞鑒無遺佟鎮之罪已蒙

皇上革職審擬無庸臣之再為瑣瀆臣於雍正四年九
月二十一日據齋摺家人恭捧

硃批諭旨到豫臣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類斯謬誤之事雖各省皆有
但俗諺有云不犯為高伏讀

聖諭手效以外難指吹此直臣等亦無所措亦不敢大
皇上諄諄告誡之意皆由臣奉職無狀罪不容逭乃以
至滅臣之罪而仰塵稟查自八日既聞外殿一辭之對
皇上如許天心周詳委曲復蒙

皇上念臣之愚憐臣之至一至於此臣雖至愚豈同木
石心既抱歉魂自不安此臣所以未泣而淚已枯
聖備欲言而聲已哽也又蒙

聖諭此等刁風豈可使其滋長當嚴懲示儆臣現在所
遇之境所見之事而已蒙

皇上洞鑒於機先無微之不照誠聰明睿知之
至聖盡性前知之

至誠也臣請畧陳其槩查自八月初間佟鎮一揭之後

皇上豫省官民紛紛議論或以臣此番必敗於佟鎮之

聖簡手或以佟鎮能如此直行毫無顧忌將來必獲大

用人人羨慕希圖效尤更或以臣必題參佟鎮以

皇上圖報復類斯等語傳聞不一直至九月二十日部

將此文到豫蒙

皇上特旨將佟鎮革職著臣會同

欽差大臣嚴審定擬然後官情俱各帖然民間亦無浮

皇上議若非

皇上天威一震將來人各自危事更疊出不知究何底

止此臣所以讀

皇上之訓旨而血淚俱無思

皇上之天恩而聲息欲絕也臣何人斯而蒙

皇上如此保全不但抱愧於中惟覺

天恩愈厚臣罪愈深蓋心同犬馬自竭報效之誠而力

比駑駘不勝馳驅之任臣惟有矢諸

天地神明盟諸幽獨衾影

是即報朕之要道勉之

一字不敢欺絲毫不敢苟而已

天恩臣因賦性愚鈍辦事全憑勤慎故凡片紙隻字必

皇上寓目而留神一事一言必熟思而審處此臣素所

皇上得力在此今被佟鎮一揭則更加慎重更加精勤

皇上臣且奉佟鎮以為師經一番風波長一番歷練則

自今以後臣之所以事

皇上者又未必非佟鎮有將伯之助也所有微臣感激

皇上逾格天恩犬馬難報私忱理合繕摺覆奏仰祈

聖鑒謹

皇奏

汝第坦然釋懷始終堅貞立志益勉公忠不涉黃毫欺罔自然得免愆咎汝不自陷他人其奈汝何朕生平從不負人人或負朕愚頑不避刺洩朕意查旨體察朕

上天默助必獲報復四年以來內外諸臣寧不共見斯亦

朕一念赤衷所感諸臣俱當效法朕之居心即以斯內

省不忤之念仰對天器對為千古之聖孫替朕承天

天地神明保汝無往而不亨吉也實為第一妙策

見聞同日又念前敵遣官及賊黨懸所發謹嚴辦事之

精奏為遵管所敵一始爾收意中旨體察之人密奏以

旨據實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

硃批諭旨管河道一缺爾如意中有稱職之人密奏以
聞欽此伏念河道一官必須熟練河務勤謹辦事之
批派員方可勝任在不事古法實為難能
皇上至聖至明因才器使為千古之聖君哲后所未及
知一必自有克勝其任之人而必下
詢及臣者即大舜好問察邇之

聖心也臣識見雖愚敢不敬陳所知茲查有歸德府知
府祝兆鵬居官勤慎才具亦優兼之為人平易官
民相安兩年以來臣見其凡遇桃伏秋汛黃水長

聖鑒發之時必住宿河干督同商邱虞城考城三縣屬
天恩員周流搶護相度機宜深知河務自前撫臣石文
燾焯請補知府未經引

見正俟霜降後臣即遵

旨給咨赴部引工員降京臣原辦引
見其次則開封府屬之下南河同知劉永錫年力精壯
聖奏久於河工極其諳練已經卓異俟霜降後赴部引
見正此工員堪膺河道之任臣不敢壅於上

聞伏乞 聖鑒事聖鑒事
皇聖俯賜奉而為之報稱臣自有此

硃批諭旨

三

卒

田文鏡

睿鑒緣欽奉

聖諭密奏事理理合繕摺覆

具奏爲此謹摺觀國獻文丑引不煩聖德並
奏八效何工赫其前縣日盤卓異於謀判對怯暗民
知道了朕正在搜訪如得有勝任之人卽行補授倘
時竟不得人俟二員到京引見後再定

具五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九月三十日臣齋摺家人回豫捧

聖鑒到

皇上賜臣哈密瓜一枚臣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

聖鑒到

關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臣一介庸愚毫無知識仰沐

聖主隆恩稠疊優渥業已捐糜莫報夙夜靡寧乃復荷
聖慈錫賚頻頒有加無已在通省臣民視之當臣愆積
天恩罪深之日而
皇上之寵眷比昔加隆在微臣一身視之當臣智盡能
愚索之時而駑駘之報稱曷有其極自有此畏

恩賜而忌臣者爽然若失疑臣者帖然無辭則是

皇上今日之此昔也對亦猶也一良願之當也皆盡論
天恩寧止香能沁臣之心亦且寒能入臣之骨臣正不
聖慈知何修何幸而仰邀亦敢言臣只願之當也恐
聖眷之隆一至於此臣惟有矢諸白日竭盡丹誠以仰
恩報我大念臣一介微愚幸無昧結叩木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於生生世世耳所有微臣感激悚

奏惕私忱理合繕摺

皇奏謝仰祈密及一外臣謹出收謹致至畢恭請香案
聖鑒謹

奏
根本既是枝葉邊之過誤朕無不體諒曷憂外來風雨
摧殘耶第省思慮養精神以與國家盡心出力可也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

聖恩愈重臣罪愈深謹瀝血奏謝仰祈平代辭
聖鑒事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據臣家人齋回臣
隨奏請罷黜治罪未摺奉有却彼故結叩頭以求至當
殊批諭旨臣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涕零五中碎裂矣伏
皇主念臣以一介庸材謬膺重任疊荷

皇上天恩憐臣愚昧無一事不升登荷
教導於機先無一端不
訓誠於事後臣非木石敢不時刻竭誠仰體以求至當
望鑒惟是臣受
恩深重圖報殊切故每於屬員中見有年力精壯辦事
勤敏之員臣卽留心體察諄諄勸勉冀其學做好
官共勦
盛治以報
聖恩無如臣性本愚人情叵測察之甚嚴而欺之甚巧
奏防之愈密而藏之愈深雖欲制其變而窮其往先

已自覺其智盡能索矣茲於張球佟鎮二案臣罪
當萬死復荷

皇上憐臣愚昧念臣無心不加臣以斧鉞之誅而仍
賜臣以自新之路并蒙
聖主弘慈以不逆詐勿偏聽看透世情增長識見諄諄
垂訓似此

天高地厚之恩臣卽生生世世誓作犬馬亦難圖報惟
皇上有銘諸寸衷竭盡丹誠而已所有微臣感深刻骨
餘音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又臣恭報秋成分數暨汎水平穩一摺奉有

殊批諭旨臣跪誦天恩感戴萬分不勝一辭伏祈
綸音伏思我合

皇上自御極以來宵旰憂勤無時無刻不以民生為念
天和立應乃

皇上聖不自聖安愈求安敬

天之誠固無不至保赤之懷復靡不周是以今歲豫省所
皇屬各地方於八月二十九三十日並九月初一初
三初四等日疊沛甘霖入土透足所有來歲二麥
不但俱已種畢抑且播種甚廣現今已長有二三

奏寸不等青葱遍野民情胥悅此皆仰蒙我日出斜
皇上誠敬感孚之所致也臣敢不夙夜仰體感激敬畏

以格致至其凡

天心以慰朕懷
聖懷合將原摺干併恭繳謹無
皇奏聖念同工

且感今歲已施之

天恩明事何敢預料朕實不敢稍存此心惟朝夕乾惕

以敬聽

天命耳同日又

命同日又

以奏為秋汛安瀾民情感激謹據實奏

聞恭慰
聖懷事竊照豫省今歲秋汛荷蒙

皇上厘念河工屢頒

聖訓臣跪讀之下不勝悚惶無地每與副河臣嵇曾筠

立秋起至九月初三日止工程水勢平穩情形業

皇上經筵節次繕摺

奏明茲復查自九月初四日起至九月末三日止除

奏長落相抵外淨長水只不過一二尺至四五尺不

望壑等自九月十四日以後水勢有消無長盡皆歸槽

奏今九月二十九日已交霜降兩岸工程俱各平穩

且今歲秋汛因河泓刷深之故水勢始長旋即消

奏落不似近年壅塞難行臣見濱河士民感激計聖

皇上天恩扶老攜幼爭赴叩謝並聞河古宗合

嘉應觀祝采刺謝再臣查會卑卑工器大工日

聖酬婦婦想平河古著靈之祀姪出臣鄰計佳顯對村

告神歡呼之聲匝於四野并紛紛具呈懇請

聞奏謝詎不敢壅於上

聞現在繕疏入聖
告此皆我之體面付四裡并傳錄具呈懇請

皇上誠敬感孚河伯著靈之所致也臣職任封疆懼忤
熹之餘彌深悚惕再臣復查增卑培薄工程大工已
皇上竣只有堤頂堤邊再加修整便可告完合併

奏明所有秋汛工程水勢平穩暨士民感激私情理

合繕摺具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於題本內已有旨矣
聖恩愈重圖報愈難謹瀝血
田文鏡謹

恩奏為

聖恩愈重圖報愈難謹瀝血

聖奏謝仰祈

睿鑒事雍正四年九月益中
上備敏馳驛至豫臣即率領在省大小文武諸臣出郊
宜祇候跪請

聖安福敏向臣轉傳
上諭汝所辦理之事皆是所以纍次加恩若或有偏執

便不能皆是朝廷雖欲加恩亦不可得乃知臣道之
聖克盡君恩之常保皆由於凡事之合宜而不執也汝
宜深體此意欽此又傳

上諭諭按察使魏定國糧驛道楊夢琰臣俯伏敬聆之
眷鑒下不勝感激悚惶益加凜惕伏念臣本庸材毫無
表知識仰沐

皇上特達之知畀以巡撫重任兩年以來

恩有加而靡已

寵逾分而益驚又蒙

聖主弘慈憐臣愚昧時刻

教導臣每奉

聖訓諄諄卽焚香跪誦逐字逐句更番尋繹凡居官行

皇上政莫不仰體

聖心敬謹奉行以故庸劣如臣而猶得倖免隕越者皆

皇上平日教誨之所賜也然臣受于莫或之罪平今

恩深重圖報殊切每於臨事之時未有不力求其是但

皇上臣素矢微誠以爲凡事臣一人自見爲是者未必

卽是必衆人共見爲是者方爲公是且以爲衆人

望也共見爲是者或出於依附之私必

皇上獨許爲是者始得爲大公之道然微臣之出其愚

殊批諭旨

三

卷七

田文鏡

皇上見盡其庸才而欲上奏公之盛然亦不之與其愚
聖明以求一是則非內以盟諸幽獨而無慚色外以合
諸同官而無異詞下以求諸民情而觀其向背上
以矢諸

天日以白其精誠斷不敢冒昧輕率跪陳於
皇上之前又何敢偏執己私以上干莫追之罪乎今復
皇上天恩推心置腹
特命署督臣福敏於大廷廣衆之中弘宣
訓旨不但誠臣以偏執而更勉臣以精進不但欲臣一

人盡心竭力以副我

皇上期望之

天心而併

嚴諭臬司糧道無存黨比協恭和衷以匡微臣之不逮

表則

皇上之所以教臣者固為臣終身之楷模即

皇上之所以訓司道者亦莫不為臣一人之輔翼臣何

聖意人斯而仰蒙

皇上望臣之切憐臣之深一至於此臣惟有恪遵

聖訓益加勉勵力去偏執悉秉至公夙夜匪懈實心任

殊批諭旨

三

矣

田文鏡

聖臨事以仰副我
皇上諄諄訓誡之
聖意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福敏所傳誤矣朕並未曾言爾偏執但命伊將朕所以
嘉獎之意所以恩寵之故面諭爾知併降訓旨與楊夢
琰等蓋因楊夢琰原係福敏法海所薦舉之人才具頗
屬優長去年春間李紱曾於朕前奏稱楊夢琰必不得

田文鏡之歡心等語或恐其於中播弄致爾共事屬員
懷疑掣肘預先道破不令若輩得以施其伎倆耳今觀
福敏傳旨光景殊大失朕意總之爾第坦懷勿慮自信
果是蒙朕許可遂守而弗失偶或不是遵朕教誨復從
而悛改則更無不是處矣最要者始終如一不隨境而
遷方為大丈夫之操履朕不輕易許人爾之秉心立行
實有可取非同泛泛卽照此加勉為之自永遠叨承眷
顧也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三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

硃批諭旨

三

先

田文鏡

欽賜

御書恭謝

天恩事雍正四年十月初十日據臣齎摺家人回豫捧到

御書唐臣魏徵十思疏一軸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臣盥手敬展之時仰瞻跪讀之下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輝煌發聿不可端睨臣何人斯蒙此

寵錫伏思我

皇上聖德直邁唐虞勤求遠逾湯武車書一統聲教遐宣幅員之廣邈治之隆從古未有豈貞觀之所得而不而媲美哉而猶以魏徵所上十思疏

親揮

宸翰列諸不敗殿於一懸

御屏是卽諱之則也自思學問賦詩不敗殿於戰思大智必察邇言斯之烈而益以明

聖人不棄芻蕘之意而蒙新書未嘗不何以并一良賜及臣是

硃批諭旨

三

百

田文鏡

不達也偶爾戲諭自平無然過商人公許以爲其論之
大奏同日又

聖奏爲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十月初十日據臣家人齎回臣恭謝

天恩一摺欽奉

聖諭此等恩寵皆汝平日勤勞奉公之效朕之一切賞

罰本出無心皆任諸臣自取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乃

天道也朕豈敢違欽此伏思我

皇上聰明天亶如同日月而賞罰所加則又不啻無私

聖門之兩大此誠千古帝王所未有而內外諸臣所共

王言知者也但姬清夜環思自蒙

聖恩簡畀以來涓埃未報愆尤日積乃仰蒙

皇上天恩非惟不卽嚴加罪譴而且

矜全逾格

錫賚頻頒此臣所以欽承不

皇止之恩賞而不解爲何修跪讀

皇上之明訓而益驚爲

異數也臣惟有益自奮勉痛加濯磨以仰副我

皇上知遇之隆恩於萬

備奏上蔡縣水利一事欽奉

諭旨溝洫最爲要務必使通流無阻方與隴畝有濟如
皇民力有所未逮則官爲疏濬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應
異動正項錢糧募工興舉其計度周詳先密奏以聞候
皇朕裁定凡屬一勞永逸之事勿惜目前小費或在可
皇行可止之間者切須審察妥確若實無益於地方而
徒爲宵小營利之舉則不可也欽此仰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軫念民生勤求備至業已無利不興
皇上無政不修矣而又以溝洫要務慮民力未逮

諭令動用正項錢糧募工興舉大哉

王言臣敢不竭誠仰體悉心確查如果有益於民生以

及一勞永逸之事臣謹當計度周詳繕摺密

是奏以副

聖懷又臣覆

奏美愈求美精益求精之

聖訓欽奉

諭旨能遵朕訓行而有效方見凜奉之誠感激之切也

欽此伏念臣以庸材謬膺重任幸蒙

聖主弘慈時刻以嫌

教導臣每奉

聖訓莫不凜惕冰淵黽勉學習是臣之得以幸免隕越

聖諭者皆稟謝水哉願效學賢長引之辭以幸矣則越
皇上平日教誨之深恩而

皇上今日之所以教臣訓臣者復係臣終身之至寶臣
勉之 惟有念茲在茲敬謹奉行以期無負

高厚之恩而已又臣覆茲式具稟奉之精懇為之臣也
聖奏供應

欽差一摺仰蒙 諭旨未詳之

聖諭若此又屬太過况朕曾經降旨通行曉諭禁止地
方官供備送迎豈可復循故步前諭蓋恐爾失交接
之禮結怨於人耳錯會朕意矣欽此臣思敬密生以

欽差原出於敬官引錄如左

皇上不敢不於前途灑掃旅店備送下程然俱係臣另
雖然何能事事得實心遵奉之人絲毫不擾地方
委閒員前往料理並不敢故違

聖諭委令地方供備迎送且各

欽差多有不令預備者臣即不敢再備又蒙

聖訓盡禮而已毋須過厚欽此嗣後凡遇奉降恩

欽差來豫臣謹當恪遵 聖訓

諭旨如禮備送不敢過厚也又蒙

聖訓儀文究不可省他人未必諒汝心也欽此臣性本

庸愚亦復粗率每見人從前辭過即不再送然在

向少林寺雖有小徑一條而山勢嶙峋未易攀躋
山上亦無平衍之地可耕可屋山溝亦無積水之
處可汲可灌無茂林深澗可以藏姦無層巒疊嶂
備官可以儲蓄從來平靜無庸防備此少室山之情
形也再查此山由少林寺東行北至嶠嶺口路通山
陝湖廣東南離縣治二十里中有郭店村去嶠嶺
望鑿口八里距少室山五里實係適中之處臣等請於
此處照例建立墩臺一座營房七間馬棚一間撥
官家馬兵二名步兵三名攜帶家口居住稽查往來行
人足資防禦若增設官弁帶兵駐防不但建營於

無用之地毫無裨補而且附山居民向安耕鑿者
命未免受驚擾但臣等愚昧管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指示遵行緣欽奉 聖諭商酌定議奏聞事理臣等謹會同定議合詞覆
奏爲此謹 奏

奏 奏
所議是馬樸條陳朕原不深以爲然夫都書生不達時
勢困少林僧人向多操習技勇之傳聞遂乃敷衍此一
奏耳若據現在情形而論卽墩臺亦可不必建設爾等
其再加酌量 奏

其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奉 命來豫之侍衛才有可用仰懇

聖恩逾格補授以收得人之效事竊臣伏查雍正三年

奏二月初七日接准部咨內開將舊有進士千總侍

衛內擬取三十七人引

見奉 旨此三十七人內甚好者二十七人等因欽此嗣奉

命來豫酌量試用之三等侍衛白琦係在三十七人之

內臣於雍正三年六月初十日因距標右營守備

奏缺出經臣繕摺

聖奏請奉有

硃批諭旨欽此欽遵何敢再為瀆

奏但臣蒙

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凡文武大小屬員無時無刻

莫不留心教導加意體察臣見白琦年力壯健舉

動便捷自到豫以來極知勉勵隨操學習弓馬比

皇上前更進臣常差委該員巡查堤工採訪民情土俗

與奔走勤謹實心效力委屬可用之員今據臣標左

營守備金朝進因患痰證步履維艱具詳到臣經

臣另疏金匱並因患難
題請乞休在案所遺守備員缺仰懇

皇上逾格天恩准將白琦補授如蒙

俞允容臣恭疏

題請不惟白琦感激

聖恩益加奮勉而臣亦得收臂指之效矣臣爲營伍人

才起見不揣冒昧繕摺再爲

奏請仰祈

聖鑒謹

奏

具本題請可也

同日又

奏爲屢蒙

聖訓恭謝

天恩事竊臣家人齎摺回豫臣跪讀

硃批諭旨此係必有之事朕早勘破小人衷曲已降旨

聖與福敏命其過豫時密諭魏定國楊夢琰矣欽此臣

皇土伏念巡撫一官身任全省封疆事無巨細悉當料

理卽有兼人才技莫不藉司道等屬員爲臂指之

助同心協力共勦厥成況庸愚魯鈍如臣者乎若

人懷一心上下掣肘自貽一身之罪戾甚小而致
誤

皇上之封疆甚大今蒙

聖明洞鑒不但

訓誨臣者極其諄切卽臣之屬員亦蒙

皇上天心早爲籌及凡所以

訓魏定國楊夢琰者何莫非爲

皇上之封疆計亦何莫非爲臣之一身計也又奉

硃批諭旨是卽報朕之要道勉之欽此伏念臣受

恩深重銘刻五中欺之一字非惟不敢存之於心抑且

皇上不忍萌之於念今蒙

皇上諄諄訓勉特將一字不敢欺五字

硃筆圈出臣更觸目警心益加惴惕若敢於

皇上之前稍萌欺心則覆載不容鬼神殛之矣又奉

硃批諭旨汝第坦然釋懷始終堅貞立志益勉公忠不

皇涉一毫欺罔自然得免愆咎汝不自陷他人其奈汝

皇何朕生平從不負人人或負朕之負

上天默助必獲報復四年以來內外諸臣寧不共見斯亦

朕具念赤衷所感諸臣俱當效法朕之居心卽以斯

朕內省不忤之念仰對亨吉山實爲第一效策勉此

朕萬幾在御日不暇給亦苦紛煩汝既有敷陳自須批
答表往一來竟無寧息矣嗣後朕所降諭旨如有回覆
彙集處附同奏請事件之摺齎呈朕覽殊為省便

奏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九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聖鑒事

聖鑒事竊准家人齋回滙具稟姪白留獄罪氣日耳汛

批奏來歲二麥一摺欽奉前旨並請盡血端益時

殊批諭旨到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敬不盡主盈世空獻

天勤民朝乾夕惕之十十千之效去其千其具蠶而

聖懷有加無已臣不覺茅塞頓開愈深悚惕但臣伏思
聖時來歲之二麥固難預期而

皇上之至誠自足上格臣查豫省所屬各地方又於本

年十月初三日起至初八日止甘霖疊沛四野均

霑誠千古至治隆平之會也臣職任封疆敢不恪

恭稽顙

聖訓竭誠仰體臣惟有夙夜敬畏時刻黽勉以迓

天庥以副

聖懷合將原摺一併恭繳仰祈

聖鑒謹

殊批諭旨

三

五

田文鏡

聖奏

直隸亦得瑞雪均霑朕仰賴

皇天眷祐

聖祖垂庇自惟凜慎修省求寡悔尤而已曷敢倚恃聰明才智以駕馭天下實乃朕之本心也爾等封疆大臣當效法朕之誠敬

同日又

皇奏為荷蒙

聖訓恭謝

天恩仰祈無

睿鑒事竊臣家人齋回臣覆

天奏張球一摺欽奉

聖訓諄諄臣捧接跪誦不勝哽咽莫知所以伏念臣蒙

皇上隆恩至深至渥雖不敢因張球之事竟致昏迷失

措貽誤封疆然而一種愧悔之私終難自釋今蒙

聖諭何必乃爾此等舉止俱係無能為景象凡有錯誤

愧悔總屬徒然自懲自戒改之為貴欽此臣敢不深

皇上自懲戒痛加煥改以副朕人善其師為千古帝王

聖懷又蒙

諭旨過矣朕中心實不罪汝也經此一番洵非無益當

殊批諭旨

三

聖

田文鏡

備篤信朕前摺所批增益識見用人妙術之旨欽此臣
聖訓伏思我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而知人善任誠為千古帝王
所未及臣自問心思耳目雖勉學習亦所不能

聖訓然既經此一番復荷聖訓是極非十分忠誠人信不及此爾之識見大進必蒙
聖恩錫以寬典又焉敢不篤信凜惕奉為章程以長愚
明見臣之識以廣愚臣之見也又蒙聖訓

聖諭經歷如是境遇正乃聖訓上天所以玉成汝也無須憤鬱即如年羹堯一人增朕無
限見解夫闔省之廣屬員之眾焉得人人不謬事事

皇無舛惟貴方寸內所秉忠正耳舉凡類斯波累之咎
朕悉予原恕汝其寬懷自處勉之欽此但臣清夜環

想恩思自以為生當聖訓盛世幸沐聖訓聖人之教得邀

聖眷之隆毋論臣之守身固當兢兢業業力求其是即
通省官民何事不當竭力整頓使之盡皆革面革
心蒸蒸向化然而聖訓

皇上之聰明睿知由於聖訓天縱雖極四海臣民之眾莫不洞察其隱故當年羹堯

天巨細總屬一理耳未敗之先已早荷衆莫不聞察其黷也當半羹棄
聖明洞鑒不謂庸劣如臣止此拊循一省又時與屬員

接見而終被張球所欺此臣所以問心自疚而無
數刻之敢於自安者也今蒙勅諭之盡皆革而革

皇上逾格天恩不惟宥臣以莫大之罪而并未其景唱
諭臣以寬懷

勉盪以悛改似此浩蕩
隆恩豈臣此生此世所能仰報於萬一乎臣惟有夙夜

天加勉時刻冰兢以期無負我之隆恩臣臣
皇上諄切垂誠之內

聖意於靡盡耳又臣覆

奏管河道員一摺欽奉

諭旨知道了朕正在搜訪如得有勝任之人即行補授

倘一時竟不得人俟二員到京引見後再定欽此仰

見我

皇上求賢若渴而用人如不得已之

聖心復時厯於宵衣旰食之中則是河道一缺自必補

奏放得人以資防禦再臣伏查開封府下南河同知

貝合劉永錫已經副河臣嵇曾筠給咨歸德府知府祝

兆鵬已於本年十月初七日經臣給咨俱各赴部

引謝曰欽本平十月府士口... 見合併承... 奏明謹人以... 聖奏更... 祝兆鵬好但恐其聰明自用劉永錫服勞奔走之員耳乃小材器然較二人之居心似乎劉永錫平易若能涵養氣度將來亦儘堪驅策

奏為疊蒙

聖訓感激難名謹瀝血

奏謝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臣家人齋回臣覆

奏署理湖廣督臣福敏轉傳

上諭一摺欽奉

諭旨福敏所傳誤矣朕竝未曾言爾偏執但命伊將朕所以嘉獎之意所以恩寵之故面諭爾知併降訓旨與楊夢琰等蓋因楊夢琰原係福敏法海所薦舉之人才具頗屬優長去年春間李紱曾於朕前奏稱楊夢琰必不得田文鏡之歡心等語或恐其於中播弄致爾共事屬員懷疑掣肘預先道破不令若輩得以

施其伎倆耳今觀福敏傳旨光景殊大失朕意總之爾第坦懷勿慮自信果是蒙朕許可遂守而弗失偶或不是遵朕教誨復從而悛改則更無不是處矣最要者始終如一不隨境而遷方為大丈夫之操履朕不輕易許人爾之秉心立行實有可取非同泛泛卽照此加勉為之自永遠叨承眷顧也欽此臣跪讀之上益下不勝感激涕零失聲哽咽伏念臣稟性庸愚才復陋劣荷蒙

聖主天恩畀以封疆重任寸長莫展毫無報效屢蒙殊恩嘉獎臣實惶悚乃復蒙

皇上特命署湖廣督臣福敏諭知并恐有人從中播弄令臣共事屬員懷疑掣肘預先道破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臣思人臣事君卒於門主君全憑此心雖任有大小職有崇卑而平點敬亂矣君愛直之旨千式冰圓蓋不昧於合眼不嚴於日對君不敢欺臣為不公不忠之小人而謝夢疑為圖式五

君之心當無不具總之此心惟知有公不私豈辨此段議論簡明當理殊屬可嘉諒汝係由中而發豈泛君則凡事悉秉至公無人不可以共事若存私念卽泛詞可此勉之勉之

皇上至愚未曾讀書然惟知天下之人志秉公忠意向

皇上者卽是同心合意之人非若他人除同年故舊之外卽視爲異己如李紱者楊夢琰尚未到任尚未與臣同辦一事卽臣與李紱亦未曾謀面臣實未嘗之解李紱何所見而卽知楊夢琰必不得臣之歡心臣豈以臣爲不公不忠之小人而楊夢琰爲剛方正臣豈直之君子方底圓蓋不相投合耶不過恐臣日後臣全糾叅楊夢琰特爲預留地步可謂巧於護庇矣臣查糧道楊夢琰係辛丑科進士雖爲李紱門生然其居官存心與其師大不相同極知感激

聖恩亟思圖報辦事勤謹操守清廉人亦爽直竝無私

詐但性氣近於浮躁律例多有未諳往往舉動輕率凡事任意且馭下無知人之明聽言無酌理之聖恩見一味猜疑反致拘礙臣每於接見司道之時逐事面加訓飭至再至三令其改變倘肯服善自加勉勵久而久之或可去其偏而化其短斷無與臣有不合之處此尚在無庸計慮者所慮者豫省漕糧除近水次州縣徵收本色外其不近水次州縣天題定折徵銀兩令糧道臨時採買每年辦運之時多有牙行囤戶故高其價以圖厚利而其間卽有不肖書役串通說合舞弊分肥兼之旗丁之頑劣水

手之作姦則又在糧道爲之因地制宜相機行事
庶可依限抵通上不致有誤
天庾下不致貽累官民彼拘方謹守之人恐難勝任且
糧道與臣同在省城諸事俱可商酌而行卽有不
合處臣亦可以面相考訂今赴衛辦漕與臣隔遠
臣所以不得不爲楊夢琰鯁鯁過慮者也至於臣
之仰沐
聖恩至深極渥每思圖報無由故凡居官行政莫不兢
兢業業凜惕冰淵卽至境遇紛乘之會亦不敢將
求是之心稍有遷易乃蒙
求

皇上親灑
宸翰多方
教導似此
高厚隆恩雖捐糜頂踵實難圖報惟有恪遵
聖訓始終不移竭盡愚誠力求
皇上期望之
天心於萬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此奏通透之至知道了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恭報瑞雪以慰

聖懷事竊查豫省所屬各地方於雍正四年十一月十
日三十四十五等日同雲密布瑞雪繽紛臣隨差人
聖臨四路確查十一月二十六日據回差稟稱開封歸
德衛輝彰德懷慶河南六府所屬暨陳許禹鄭陝
西五州併所屬各縣積地自二三寸起至四五寸不
等南陽汝寧二府所屬汝光二州併所屬各縣積
地自七八寸起至一尺不等臣正在繕摺具

奏間據各州縣陸續報稱仰賴

聖主福庇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酉時起至二十九
日暨十二月初一初二等日復得瑞雪自五六寸起
至一尺一二寸不等通省普被四野均沾地土滋
潤麥根深固將見豐年預兆大有可書士農工賈
莫不歡呼匝地感頌
皇仁臣職任封疆幸逢
嘉會惟有益加黽勉愈切冰兢以格

天心以副

聖懷所有豫省各屬地方得雪日期分寸理合繕摺具

殊批諭旨

三

夏

田文鏡

聖鑒仰祈
聖鑒謹

奏會封育益吐國故愈世水菴以發

此番應時之雪實屬浩蕩

天恩稀逢瑞兆且所被甚廣朕惟以手加額於欣慶之下復倍加敬慎感戴耳直隸八府普皆積地盈尺而山左山右所報大畧相同塞外近邊一帶向來最慮雪大今所積不過五六寸反不及內地之厚因此朕甚慰悅茲接閱爾奏知豫省亦復如是優渥霑足則朕之喜更當何似耶我君臣益當自警

同日又業

恩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臣齋摺家人回豫

捧到

皇上賜臣繡爐并座臣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臣一介庸材毫無知識仰沐

皇上高厚之恩每自思維感深刻骨本年十月三十日

皇上恭逢聖節

殊批諭旨

三

享

田文鏡

皇上萬壽聖節臣奉

差在外不克趨赴自思辭氣未平十月三十日
闕廷躬親拜舞是以不揣冒昧虔備繡爐等物繕摺恭
闕進雖極知粗鄙不堪

蒙
臣

聖恩俯賜全納寤寐之間正切恐惶不謂復荷人回
聖慈特將繡爐
恩賞及臣欽承之下不勝感激無地愈滋慚悚臣何人
斯而仰蒙

聖眷之隆優容之厚
德一至於此臣惟有痛自刻責益加敬謹夙夜匪懈竭
皇主知遇之隆恩於生生世世耳所有微臣感愧私忱
聖鑒理合繕摺具
奏恭謝賀壽表忱

天恩謹日又

母奏

好勉之朕設身處地代爾思維卽原係不肯勉勵之人
當此際遇亦不得不加勉矣誠乃

殊批諭旨

三

臺

田文鏡

上蒼造就洪慈若似乎有意驅而納諸賢臣良吏之中又
畀爾以欲罷不能之勢爾真何幸而遭逢若斯耶敬之
母怒

天恩同日又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詎家人齎回臣會同河北鎮臣紀成斌覆

皇奏少室山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等伏查少室一山竝無險要從來平靜況

附近居民向安耕鑿一旦設立營汛非徒無益恐

聖眷致反生疑畏但既經條奏似亦安益求安之意故

備旨臣等回

奏

奏請建立墩房以資防禦乃不謂

皇上深居

九重之中而此山情形已無微之不照除一面知會鎮

守

聖諭若據現在情形而論即此墩臺亦可不必建設再
即操習技勇之傳聞亦係昔年事耳今未必然
備旨臣查少林僧人雖多操習技勇然俱各循分自守

天恩從無生事之處合併覆

皇奏又臣恭謝

天恩備摺奉有

硃批諭旨

三

臺

田文鏡

硃批諭旨 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慚悚因伏思我
皇上宵旰憂勤勵精圖治凡屬四海臣民莫不共知祇
緣臣賦性顛愚亟思奮勉凡有奉到

諭旨或查時未能覆覆之對齊外更恐各衙門自守
望奏寤寐便覺難安故不揣冒昧屢瀆下不為再
宸嚴以致上塵天威再三量其

聖懷罪何可道今復蒙 皇上天恩憐臣愚昧諄切
教導臣敢不銘勒五中竭誠仰體嗣後謹當將奉到
諭旨凡有回覆彙集一處附同

奏請事件恭呈 御覽以副因和而再新類品

聖懷謹
恩奏普慈嚴辭而再重
覽到外育
皇上同封又
恩奏為恭謝封拜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二日臣齋摺家人回豫捧

硃批諭旨

硃批諭旨

硃批諭旨

硃批諭旨

皇上賜臣黃羊一隻哈密瓜一枚臣隨郊迎至署恭設
聖鑒香案望四拜十一日麻二日麻三日麻四日麻五日麻六日麻七日麻八日麻九日麻十日麻十一日麻十二日麻十三日麻十四日麻十五日麻十六日麻十七日麻十八日麻十九日麻二十日麻二十一日麻二十二日麻二十三日麻二十四日麻二十五日麻二十六日麻二十七日麻二十八日麻二十九日麻三十日麻三十一日麻三十二日麻三十三日麻三十四日麻三十五日麻三十六日麻三十七日麻三十八日麻三十九日麻四十日麻四十一日麻四十二日麻四十三日麻四十四日麻四十五日麻四十六日麻四十七日麻四十八日麻四十九日麻五十日麻五十一日麻五十二日麻五十三日麻五十四日麻五十五日麻五十六日麻五十七日麻五十八日麻五十九日麻六十日麻六十一日麻六十二日麻六十三日麻六十四日麻六十五日麻六十六日麻六十七日麻六十八日麻六十九日麻七十日麻七十一日麻七十二日麻七十三日麻七十四日麻七十五日麻七十六日麻七十七日麻七十八日麻七十九日麻八十日麻八十一日麻八十二日麻八十三日麻八十四日麻八十五日麻八十六日麻八十七日麻八十八日麻八十九日麻九十日麻九十一日麻九十二日麻九十三日麻九十四日麻九十五日麻九十六日麻九十七日麻九十八日麻九十九日麻一百日麻一百零一日麻一百零二日麻一百零三日麻一百零四日麻一百零五日麻一百零六日麻一百零七日麻一百零八日麻一百零九日麻一百一十日麻一百一十一日麻一百一十二日麻一百一十三日麻一百一十四日麻一百一十五日麻一百一十六日麻一百一十七日麻一百一十八日麻一百一十九日麻一百二十日麻一百二十一日麻一百二十二日麻一百二十三日麻一百二十四日麻一百二十五日麻一百二十六日麻一百二十七日麻一百二十八年麻一百二十九年麻一百三十年麻一百三十一年麻一百三十二年麻一百三十三年麻一百三十四年麻一百三十五年麻一百三十六年麻一百三十七年麻一百三十八年麻一百三十九年麻一百四十年麻一百四十一年麻一百四十二年麻一百四十三年麻一百四十四年麻一百四十五年麻一百四十六年麻一百四十七年麻一百四十八年麻一百四十九年麻一百五十年麻一百五十一年麻一百五十二年麻一百五十三年麻一百五十四年麻一百五十五年麻一百五十六年麻一百五十七年麻一百五十八年麻一百五十九年麻一百六十年麻一百六十一年麻一百六十二年麻一百六十三年麻一百六十四年麻一百六十五年麻一百六十六年麻一百六十七年麻一百六十八年麻一百六十九年麻一百七十年麻一百七十一年麻一百七十二年麻一百七十三年麻一百七十四年麻一百七十五年麻一百七十六年麻一百七十七年麻一百七十八年麻一百七十九年麻一百八十年麻一百八十一年麻一百八十二年麻一百八十三年麻一百八十四年麻一百八十五年麻一百八十六年麻一百八十七年麻一百八十八年麻一百八十九年麻一百九十年麻一百九十一年麻一百九十二年麻一百九十三年麻一百九十四年麻一百九十五年麻一百九十六年麻一百九十七年麻一百九十八年麻一百九十九年麻二百日麻二百零一日麻二百零二日麻二百零三日麻二百零四日麻二百零五日麻二百零六日麻二百零七日麻二百零八日麻二百零九日麻二百一十日麻二百一十一日麻二百一十二日麻二百一十三日麻二百一十四日麻二百一十五日麻二百一十六日麻二百一十七日麻二百一十八日麻二百一十九日麻二百二十日麻二百二十一日麻二百二十二日麻二百二十三日麻二百二十四日麻二百二十五日麻二百二十六日麻二百二十七日麻二百二十八年麻二百二十九年麻二百三十年麻二百三十一年麻二百三十二年麻二百三十三年麻二百三十四年麻二百三十五年麻二百三十六年麻二百三十七年麻二百三十八年麻二百三十九年麻二百四十年麻二百四十一年麻二百四十二年麻二百四十三年麻二百四十四年麻二百四十五年麻二百四十六年麻二百四十七年麻二百四十八年麻二百四十九年麻二百五十年麻二百五十一年麻二百五十二年麻二百五十三年麻二百五十三年

恩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德媿生成

道隆化育

恩膏普被遇物而恒厪

天懷

愷澤頻頒因時而每沾殊品臣心同犬馬雖欲竭頂踵
論奏以捐糜而力比駑駘實未能圖報於萬一撫膺自

天地盟諸幽獨自始至終不欺不苟以無負我
皇上知遇之隆恩於靡盡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

繕摺不華呈交無風更對以
間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奏
朕待爾恩遇之隆不在些須食物間也奚庸於此言謝
且非止施惠於爾一人之身蓋欲施惠於中州闔省蒼
生也其仰副朕意毋違母負日所南望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瑞雪仰祈

聖鑒事竊查豫省於本年十一月十三十四十五二十
六八二十九及十二月初一初二等日連次得雪俱
聖鑒經臣恭摺奏

聞今於十二月十六日夜又得瑞雪積厚二三寸至五
六寸不等是夜無風更得均勻十七日早即晴明
皇上開朗太陽照光焰輝騰中州黎庶共樂昇平景
象咸稱十餘年來未見此連朝瑞雪預兆豐年歡
呼載道又據各屬報稱是夜之雪遍地普被四野

皇上聖德日躋昭格之大更蒙
皇上聖德日躋昭格之大更蒙

天恩是以
天恩是以

天眷極隆捷如影響臣幸際
天眷極隆捷如影響臣幸際

皇主諄諄訓誨
皇主諄諄訓誨

天恩所有豫省各屬地方復得瑞雪日期分寸理合繕
奏仰祈
聖鑒謹

聖奏

據奏十六日續得瑞雪欣悅覽之是

天恩又偏渥於爾豫省矣

天恩雍正五年正月初六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皇奏爲恭報河清大慶仰祈

睿鑒事欽惟我

皇上聰明天

聖敬日躋本朝乾夕惕之心固已合

天而基命極裁成輔相之大更復達化而窮神是以

彼蒼昭瑞於上而七政齊輝河伯著靈於下而三門底定

既刷深數百尺而循軌以趨復澄清幾千里而安

瀾共慶臣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自衛輝府

觀聖兌漕事畢回署由祥符縣之柳園口渡河親見浮

皇土冰開凍之處微覺清澈不似往日濁流心以爲異

不敢冒昧隨委員分路上下查看西至陝西交界

奏東至江南交界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據各管河同

知申報豫省黃河上自陝州下至虞城縣一千餘

里自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漸漸澄清至十

大壘六十七等日竟與湖淀清水無異又於十二月二

十九日據河道祝兆鵬具報到臣臣不勝踴躍歡

上諭備悉宣示臣跪聆之下不勝感激無地伏念臣一介庸愚至微極賤仰沐

皇上逾格天恩昇以巡撫重任汲深綆短時切蚊負阻聖安有何能足以蒙大譽賦實督臣願維時

皇上之知而邀新寵出收恭請皇上之恩是以臣每受以十日而風塵谷對聖恩自覺毛骨竦然不寒而慄私心竊計以為今日之

受五五月五日臣南游燕田文鏡

恩非輕當思後日之圖報不易而且前

恩之未報後恩非輕當思後日之圖報不易而且前

恩之疊頒則臣之圖報更難而臣心更迫即如署湖廣

督臣福敏所傳

諭旨雖有錯誤既蒙

皇上硃批諭旨又蒙

皇上特命王國棟於稠人廣眾之中明心之混濁行戰諭其誤不但垂於人感激而數

天恩即豫省大小臣工共聽共聞莫不稱頌聖譽之口

皇上聖明精詳周備至蒙

聖諭一切毀譽之口分毫不能搖奪臣竊以為臣子居

皇上心有純不純之分辦事即有力不力之辨如居心

不純則根本紛錯及至臨事非過於剛愎而失之
望備粗浮即過於柔懦而多所瞻顧矣此其心惟知
皇上操生殺予奪之大權而可畏而不知
皇上稟至聖至神之聰明而不可欺彼悠悠毀譽之口
備其安能搖奪哉臣何幸而遭逢

堯舜得以明目張膽毫無顧忌而行臣心之所欲行殫
皇上臣心之所欲殫也臣惟有仰遵

聖諭實心為

國家出力以仰報

天恩於萬一耳所有臣奉到王國棟口傳

諭旨理合繕摺
命奏謝伏祈
睿鑒謹奏

奏
好惟宜加勉勿怠

同日又實博
奏為恭懇

天恩准留巡察以資政治事竊照豫省地方幅員遼濶

臣駐劄省城耳目難周荷蒙
皇上特設巡察官周流查察所屬府州縣不敢不力行

皇上保甲修葺墩鋪卽營汛官兵亦知警惕協力防護
至於驛站夫馬亦復臚壯足數不敢虛糜與臣之
天恩在省遙制者不同實有益於地方且更有以補臣
之不逮伏查巡察戶科給事中臣張元懷一清如
水辦事實勤所到之處吏畏民懷似此清廉勤慎
之員委屬難得今當一年期滿臣不揣冒昧可否
將張元懷仍留豫省再巡一年仰請

聖裁如蒙

俞允臣查各州縣每處民壯五十名給與工食使之學
備習長鎗鳥鎗弓箭以資捍禦巡防實與保甲捕務

齷齪相爲表裏應請歸巡察官就近調試技勇考其勤
惰再大路兩旁所栽樹木誠恐地方官奉行不力
以致枯活不齊巡察往來經由必及亦應請歸巡
察官順便查驗以上二事如查有苟且塞責有名
無實者許巡察官與臣會疏
題參可否容臣

皇題請伏候

皇上諭示遵行押臣更有請者巡察一官各處行走蒙
皇坐恩給夫馬口糧之外實無絲毫出息清苦異常更
皇上兼家口在籍恐不無內顧之心仰懇

皇上天恩可否每年在司庫耗羨銀內動支銀八百兩
賞給巡察官以為伊冬夏衣裝并參養家口之需臣未
皇上敢擅便并祈聖更臣請旨察一官各盡其職業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案何否容且

所奏是即照此具疏題請既與以養廉則當令其敷用
滿足案金可也查以二事或查亦且塞責亦各
聖裁同日又請不濟巡察土亦必又亦熟請誠必
命奏為恭請復設河北道員仰祈聖恩此式官奉計不代
睿鑒事竊臣伏查河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向設守道

亦員於康熙六年奉裁九年復設又於五十五年
前撫臣王日藻請裁部覆奉旨一萬三千餘兩事

旨依議在案臣查河北三府共轄二十三縣幅員甚廣與

直隸山東山西三省接壤雖係內地但臣與兩司
各道俱駐劄河南中隔黃河鞭長莫及臣切倉庫
錢糧與夫吏治民生全賴知府督率而知府無道
員統轄則勤惰亦得以自由且河北大堤延袤數
百餘里河道駐劄省城臣至汛水漲發南北奔馳
呼應不及近又蒙旨一員兼轄三汛此亦難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將小丹河百泉洹河等水修築疏

皇土通以濟漕澤民必得一大員兼轄料理方與地方
有益應請復設河北守道一員統轄三府地方稽
察吏治并責巡防仍照管河道之例加以兵備職
銜將河北一帶堤工埽壩廳汛各官河兵堡夫分
與該道就近督率修防小丹等水利而并令其巡
查此外再有零星小泉可以達衛濟漕者俱令勘
酌疏通彙流入衛以濟漕運毋致淤塞并稽察民
間截流盜水之弊抑並再有請者並查衛輝府屬
之胙城縣地方窄狹錢糧止有一萬三千餘兩事
亦稀少離延津縣僅三十五里並請將胙城縣裁

奏并延津縣管轄每歲科取文生各八名歲考取武
生八名廩缺二十名每科歲貢生一名仍准其歸
附延津縣學照常考取應銷鹽引亦歸延津縣督
銷均免裁去縣既裁併則知縣教職典史之官俸
皇上役食即可移作復設守道俸工則是官役俸工無
天恩庸另動正項錢糧矣其守道養廉伏乞

皇上天恩將胙城縣知縣養廉增照各道支領之數
恩賞支領至於守道駐劄衙門並查臨河適中之地莫
過於武陟縣與沁河小丹河逼近查有副總河嵇
會筠原駐衙門今副河並嵇會筠移駐陳橋現今

閒空則是衙署亦無庸蓋造矣似此一轉移間河北三府地方得一大員料理不但臣得資臂指之恩賞助而汎水長發之時濟渡維艱之際亦不致河道皇上諭示容臣會同總河臣齊蘇勒副河臣嵇曾筠另

疏

題請

敕部議覆施行爲此謹

奏

復設道員之議甚屬有益地方會疏具題可也養廉一項究非俸薪之比毋得敘入本內
雍正五年二月初九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皇奏爲恭報春雨春雪仰祈

睿鑒事竊查豫省自雍正四年十一十二兩月之內四皇土次得有瑞雪俱皆積厚普遍經臣節次奏

聞今又於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九日春氣融和蒸成膏

盈雨自酉時得雨起優渥霑足至三十日丑時轉寒

望成雪下至二月初一日寅時始晴積厚一尺至一

尺四五寸不等據各屬具報到臣通省均霑高下

普被黃童白叟共慶豐年巷舞衢歌咸蒙霽高不
聖德臣欣逢
盛世幸際
開昌期但臣所見者豫省而已以日春辰時蒸氣膏
皇上之敬修而驗之皆蘇軾普盛盤豆酌大奏
天心之篤眷以
皇上之至德而驗之
聖祖之垂庥則普天率土當莫不如豫省之疊沛
天恩豐登預兆者也臣不勝懼忭踴躍之至理合繕摺奏
聞爲此謹

奏
豫省疊沛雨雪足徵和氣應時直隸亦荷

天恩優渥朕不禁額手欣慶而復敬慎倍增耳曷敢稍涉
高興肆志况春澤預兆雖嘉究俟秋成方可爲準也

聖學雍正五年五月十八日河南巡撫董文鏡謹

皇奏爲欽奉人

聖訓據實覆奏事竊臣家人齋回臣恭報河清大慶等
聖編事一摺欽奉

硃批諭旨河清之語耳則熟聞而目未經見蓋誠屬稀
逢之事然朕際此嘉徵愈增敬畏於在廷諸王大臣

慶賀表內已降有諭旨行當布聞於汝茲不重宣欽
聖諭間未奉內部頒發接閱邸鈔跪讀

聖諭煌煌臣於事竊聞人齋回臣恭辨所請大慶
皇上發揮天人感應之理休咎禍福之機仰見

聖學之精深直通於無聲無臭之表及讀至文
皇上之所以事

聖祖而

聖祖之所以祐

皇上仰見

聖孝之純備即在於善繼善述之間而且

宸衷敬慎

謙德彌光不允諸王大臣再三之請不特專美於前而

陞殿受賀惟祭告以承

景陵奉誠敬於

聖祖

勅崇祀典歸功德於

皇河神又

賜恩臣工晉爵典級仰見

聖德之寬弘已極於覆載之大不特河清上瑞載之史

聖典冊誠千古希有之奇祥而不特同載土記建之史
天語精微奉爲典謨乃六經未傳之奧旨以
皇上之敬

天法崇厥典謨也

祖感召

天庥又以

皇上之朝乾夕惕以承

天貺則唐虞都俞之風成周太和之氣不得專美於前而
氣東并有以超出乎上豈特七政齊輝九河告瑞而已
聖幸哉臣幸生

聖世快覩嘉祥且見普天同慶率土歡呼共戴夫
至聖至明之君共樂於光天化日之下惟有欽遵
聖諭益加黽勉以仰報

皇上天恩於萬一耳所有

硃批

聖諭不敢稽延理合恭摺覆其

奏伏祈

睿鑒謹不

奏

實出朕之誠念非敢故爲謙抑若稍涉作用有意致飾

虛文非止欺人乃欺罔為難世法所戒亦川府所宜戒

天

祖矣朕斷不為但經此番瑞應彌稟

天監昭垂敬畏之心洵有不期然而然者向於史冊中觀河清之載每疑為粉飾太平其事在或有或無之間不謂竟見之今日而且彰明較著倍勝於往昔朕是以且幸且懼而前諭之頒降不能以自已也惟與諸卿期共勉之益誠請以仰祈

至聖同日又吾共樂外光天化日之下並齊為數
聖奏為恭請分發候選州縣學習題補以課吏治仰祈

睿鑒事竊照州縣諸官為民父母與民最親事無巨細皆其所理關係非輕我縣前曾學督督不謂變通

皇上軫念民瘼留心吏治凡現任之州縣莫不甄別其賢否必得其人至新選之州縣又皆驗試其人才

朝務期克當每見吏部月選之官引類而何而計
見後人去得者記名別用或與緊要之缺人平常者調以簡僻地方或令督撫試看凡經意舉舉而問學

皇上欽定之員人地應無不宜到任更當勉勵准又何皇土庸妄叅末議但臣蒙貝爾省濼丑之似課隊登丑
皇上殊恩天高地厚凡有知之深而見之切者敢不敬

皇上爲我天高壯氣夙夙味之彩而具之四清並不
皇上陳之自莅任以來見豫省新任之州縣初登仕
皇上版諸事茫然其間質本平庸者惟憑書辦依樣葫
蘆稍有才具者又皆經執已見任意妄舉臣聞學
員與古入官居官所行之政本於平日之所學則新選
之州縣內無不學之人宜其見之於政而可行措
之於民而皆得然而進士舉人當其爲諸生時專
攻舉業以取科名故於刑名錢穀平日無暇寓目
卽間有博涉羣書講求經濟實學者若不能變通
惟執古人成說則宜於古而多不宜於今合於南

而或不合於北此中正有相時度地之權衡又未
可執一而論也乃以初出學堂之書生而卽膺民
社之重任雖才具有可造就者聽其學習久當熟
練才庸不能勝任者驗其不可卽便題參則是以
朝廷之民社而爲新進後生所嘗試之具當其未熟
練未題參之前少則數月多則經年儼然民上安
皇上能保其無害於民卽或另易一官而後來者仍復
如是吏治何由而報循良民生何由而登仁壽哉

良竟臣伏思我州未中之主員學習於政
皇上求賢若渴用人無方常恐野有留良故往往不拘

皇上資格捐貢之教職俸滿引... 見竟得擢為知州未中之生員學臣保題竟得補授知縣考職州同亦令挑選雜職微員亦准卓異在我皇上聖意誠以何處無才不得早用為可惜耳候選之進士舉人并各項人員俱照科分名次分班銓選不得先後一人但其間有已經及選者或係庸才未得及選者反多奇士亦未可定與其在原籍閒居不如到各省學習此亦造就人才之一法也臣請將未經吏部截取家居候選之進士舉人并捐納州縣行文各省督撫查其選期尚在二三年之

後者准其給咨送部按照省分掣籤照常引... 見如掣得直隸者則... 命往直隸掣得河南者則

命往河南查照各省州縣之多寡酌量... 命往照進士留京學習之例令其寓居省城時常學習... 在省督撫司道衙門同現任官... 聽凡有疑難重大之事屬官如何辦理如何稟明上司如何教導如何訓飭之處便可一一考較如有公務應差人員則委其辦理以試其才再有缺出乏員署理則委其接署以觀其政各上司亦時

加指示如師之於弟耳提而面命之從此學習才
具優長者督撫保題實授學習未熟者令其再學
不能學習者題請改教如此則不以民社爲嘗試
亦不致遺害於地方其於吏治民生大有裨益如
謂將未經截取之員先赴各省學習督撫遇缺題
命並補則截取在部應選者反不得缺以致有妨銓政
命書臣更請將學習人員內除實在才能出衆者許督
命書撫遇缺保題仍令引

見補授外其才非出衆僅可供職之員照其應選之期
題補倘未及選期各省缺出歸部銓選不得越次

保題則與銓政無妨也如謂各員徒往學習未得
即補長途跋涉旅食維艱則各員在家閒居亦必
喫飯穿衣赴部候選豈免登程就道倘到省後遇
有公事差委各上司何難酌量往返日期捐給盤
費且各員旣欲致身事
君豈惜此主僕居食之費此又無庸過慮者也倘各員
不安義命營求鑽刺希圖先用督撫徇私阿好顛
覆整倒賢否屈抑才能保題庸吏一經發覺交部嚴加
議處臣不揣愚昧敬獻芻蕘是否可行伏候

聖裁特降

諭旨敕部詳議臣不敢冒昧具

題仰祈

睿鑒施行謹

奏

據奏請將候選州縣分發各省學習以裨益吏治此議朕於踐阼之初業經思及因難以施行遂寢而未發爾謂挨次分班恐致淹滯奇士此意固善然自古迄今大抵中材居多欲求間氣所鍾出類拔萃之利器世不屢覩故理國之道貴儲材有素首先以厚風習爲要務風習旣端斯趨向有方而人文蔚起矣夫資性苟純縱或

政體生疎亦可漸次造詣天下事要不出情理二字而已不特科甲輩學古入官卽一切旗漢人等旣擬身登仕籍宜無不講求經濟吏治民生豈盡茫然莫喻傳不云乎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但恐其居心不肯恪秉公忠以奉乃職耳若慮以民社爲新進後生所嘗試之具粵稽舜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已啓後世科資循格之端是以地方外吏全賴守封疆者激揚精嚴糾舉公當正所謂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至云新選者少則數月多則經年安保其無害於民今學習之員不令攝事無由覈驗優劣委令署理彼僉邪小人之爲害於民又獨

不然乎況督撫諸臣雖簡命自朕未必一皆公而忘私或稍涉夤緣則大啓奔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不寧惟是卽朕現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暫行一時將來自仍歸於
聖祖疇昔銓衡之成憲朕緣目擊官常懈弛吏治因循專以積纍爲勞坐廢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羣工委靡之氣俟咸知奮勉治行改觀時自另有裁處之道又據稱朕超擢教職爲州選舉生員爲縣雜職亦准卓異云云就爾所言試觀如是甄拔才堪入彀者能得幾員此亦出於偶爾旁求非可永遠循行之良策所

以吏兵兩部向年規例悉仍舊貫未命更張茲五閏遇爾等越例題請補授亦俱令聲明原委朕降特旨允行蓋有深意存焉豈俾輕紊成憲爾致一代典章混淆無序哉
和得雍正五年閏三月初六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奏爲奏
聞事竊查豫省自去冬以及今春共得大雪五次俱經
聖懷臣具摺日扶危
奏明今自三月初十日雪霽之後至三月初九日

等日得有微雨均入土計餘麥苗滋潤長發臣因

連日風多恐吹乾地土隨委員四路查勘據稟麥
苗俱已長茂出地尺餘土膏不甚乾旱臣於三月
二十五日赴武陟縣恭陪

欽差大臣致祭自去冬以及今春共降大雪五次雖
河神奏路詢問農民皆謂今年遇有閏月節氣稍遲
但風後須得雨澤滋潤麥苗更易長發且所種高
糧棉花穀黍亦在望雨臣卽飛飭各屬禁止屠宰
齋戒沐浴率屬虔禱深自修省已於閏三月初三
日未時起至初四日申時止得有時雨據各屬稟
報入土三四寸至五六寸不等麥苗青葱茂盛百

穀亦俱長發今又於初五日巳時得雨起現在連
綿不住已經霑足通省臣民歡聲載道僉云雨金
雨玉我

皇上聖敬日躋感召

天和得此及時雨澤萬民樂育所有得雨日期入土霑足
情形理合奏
聞仰慰
聖懷爲此謹

奏
深慰朕懷今春自入三月以來風霾時起朕頗以旱爲

憂然晨夕風起處卽帶微雨
天工殊爲難測初二至初六七間雖雨而不勝風力光景
膏澤未溥幸荷

上蒼慈恩於初十十一連日甘霖大沛朕凜懼之心方爲
少釋頃據東撫奏報得雨已透晉撫亦報霑足想前二
日傾注形勢所被地方甚屬寬遠朕實欣幸兼亦爲卿
等幸之

同日又

奏爲桃汛已過工程平穩仰祈
睿鑒事竊查豫省黃河南北兩岸堤工埽壩仰蒙

皇上聖謨睿算指示周詳不惜百萬帑金連年修築又

蒙

皇上至誠格

天大孝法
祖及懷柔

河岳百神著靈是以澄清告瑞之後安瀾循軌今桃
汛已過一切堤工埽壩俱各平穩通省臣民歡聲
秦雷動但轉盼伏汛卽屆臣仍飭管河各官加謹修
畚鑿防外所有桃汛已過工程平穩緣由理合繕摺具
聖奏上慰

聖懷伏乞

睿鑒謹伏河清沐月日工器平賦務由聖合辦器具
奏雷憚時轉卻入民納風引以資道西谷官賦勤到
朕憂河之念較前稍減矣卿等身膺地方之責不可亦
作如此想輒著靈具以登書告辭之對安歸前傳今淋
又刻同日又
大奏爲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竊臣家人齋回臣恭請分發候選州
縣等事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跪讀示風精不懈百萬帶金數半到榮又

聖訓恍然如夢寐之初覺惕然知臣言之非是仰蒙
皇上天恩不加臣以失言之罪而且
訓諭諄諄示以

皇上用人之大道鼓舞羣吏之權宜臣伏讀

皇上首先以厚風俗爲要務之

諭旨誠合恭賦

聖天子清本澄源之至論風俗一正則人心向善雖椎
墮賄魯之夫皆知變化況讀書科舉之士乎至於不肯
恪秉公忠以盡乃職

皇上已洞鑒諸臣肺腑如此則學習實屬無益而況僉

皇上邪小人更不可測乎此正風俗之所以爲要也臣
惟有凜遵以盡八鄰

聖訓激揚精嚴廢置詳當以仰報舉之至平至然不肯
皇上天恩於萬一耳所有臣奉到五限人心向善難辦
諭旨理合恭摺覆

皇奏伏祈

睿鑒謹

附奏

棄取之責全在卿等若月選人員除實屬老病龍鍾外
卽灼見其不可用不便卽行黜革何也一則恐物議徒

以言貌爲重抑或疑朕聽信耳目二則其中非科分應
銓者卽係急公捐納之員曷可恃片刻目力遂爾決定
擯斥無論朕心有所不忍於情於理亦俱屬未協故不
得已而姑直錄用正賴卿等督撫大臣有以甄別其賢
不肖也非推怨與卿等蓋其勢不得不然耳所以云用
人一節天下事未有難於此者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聞奏爲恭報得雨透足日期三麥秋禾長茂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伏查豫省仰蒙六日霽降

皇上至誠至敬感格四時正味六等日敷甘霖以雨

天心於閏三月初三初四初五初六等日連得霑足時雨
睿鑒麥苗滋長經臣卽於初六日繕摺奏

聞隨於初七初九十一十二等日又得雨澤據各屬具
報各入土四五六寸不等通省已皆透足二麥青
葱高有一尺七八寸及二尺餘不等穗已秀齊現
在揚花至於高糧棉花穀黍等項亦皆長發茂盛
白叟黃童歡聲雷動咸謂

聖天子在上朝乾夕惕日就月將以致
彼蒼默佑由是海內臣民皆得仰承

天貺臣所見者止在豫省但豫省居天下之中既得有雨

睿鑒則他省應必同霑藉此仰慰
聖懷微臣犬馬之私曷勝慶幸所有得雨日期二麥秋
禾情形理合具

奏仰祈

睿鑒謹

覽奏曷勝欣悅之至皆由卿能公忠體國荷蒙

上蒼鑒佑始有此嘉徵也前月二十一二等日都城得雨

時雲氣十分濃郁以為沾濡必廣不料輔京州縣如昌

平涿州通州等處相隔咫尺入地尚未及一寸畿內近

日望雨甚殷朕心深爲憂虞所幸者

天恩垂慈

聖祖蔭庇適據山陝山東江浙楚粵等省悉皆奏稱雨暘時若因此懷抱少寬但直隸地方更近一層不容不親切視之也茲數日內沉陰黯靄甚有可望原欲俟甘澍降後批發爾摺復念來人守候至今爲時已久故書此諭且令先回也

同日又與合具

聖奏爲據實奏明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七日接准兵部火

票封發內閣交出轉發河南巡撫包封到臣內封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怡親王暨大學士馬齊
等奉

旨山西巡撫德明所奏吳奇明揭帖一紙可鈔錄發與
河南巡撫將揭帖內有名之該省人犯應行質問者
卽速密拏解往山西交與德明究審不得疎縱亦不
望得拖累欽此并揭帖一紙到臣臣查雍正五年三月

二十九日臣接准山西撫臣德明咨止令臣將現
在河南結橋梁教哈哈教悟真教之臨潁縣人許
皇上登第中牟縣人耿炳光密拏解晉究處臣隨密行

按察司遴委幹員分路前赴臨潁中牟二縣協同該縣文武印汛各官嚴行密拏并查橋梁哈哈悟真等教去後及匪於閏三月初七日欽奉聖旨始知吳奇明在山西出首田帝育等謀爲不軌不順勝驚駭匪卽密令通省文武官弁各加嚴謹地方回密行訪察姦宄查拏匪類茲據按察司詳據中牟臨潁二縣詳稱借查保甲爲名挨戶稽查不遺餘力竝無耿炳光許登第姓名蹤跡亦無橋梁教哈哈教悟真教等名色現在移咨山西撫臣德明訊明該犯年貌竝確實住址移覆到臣以憑拏解在

案臣查中牟縣耿炳光一犯雖據吳奇明揭帖係現在跟隨吳奇明在山西許登第一犯雖據臨潁縣覆稱並無其人但事關重大臣仍令中牟臨潁二縣查拏并差委臣標守備洪繼澤前赴該縣協同密緝務期獲解并揭帖內開有通元居士隱居嵩山臣亦委員密行查拏臣遵旨不敢疎縱亦不敢拖累所有密緝無蹤并現在訪拏緣由理合繕摺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朕初聞此案便以爲荒唐但旣據稱姓名鑿鑿安得不
一察究其各犯之直隸籍貫者雖已按名捕獲又悉係
惟魯鄉愚不似謀爲不軌姦匪之流事之真僞殊屬莫
解晉撫德明現在鞫訊審後自然水落石出若將確實
口供移咨到豫時作速緝拏應付無誤至所開悟真等
教名色亦當再加留心密訪舉凡此等邪黨率皆詭託
深藏惟彼同類之人聲應氣求原無彰明較著形迹猝
難發摘慎毋輕率疎畧致使漏脫況屢經降旨飭禁若
輩自必愈加固祕地方有司莫不欲避失察處分焉肯

實力究詰全在爾等大吏耳目精明督飭有方乘機將
類斯邪教逐一搜剔爲百姓除殘去穢肅清地方寧非
美舉乎又有一種兇惡異常名爲老瓜賊者聞豫省實
繁其徒尤宜竭力設法剷除淨盡以安良善

繁其封...
 美舉乎...
 蘇...
 實...



